

T 5781/3116.2 (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6

九卷 輯集 解集

十卷 說集 評集 書集

國朝館課經世宏辭續編

道術辨

隆慶成
辰閣試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南榮張一桂

少宰李士

張學士
洪陽先

生評
破妄顯

真直證
平字無

礙境界

實李不
明似是

亂真乃
今日壞

道根本

道一而已矣何辨者之紛紛也。是故辨古之道術也。易辨今之

道術也。難言乎古之易也。姬孔既沒。異說焚如。楊朱墨翟惠

施。鄧析老聃。莊周慎到。田駢蘓秦張儀之徒。出各騁其說。互爭

雄長。專門自是。競不相下。然聞為我之說。知其為揚。聞兼愛之

說。知其為墨。聞清虛放蕩之說。知其為老莊。聞堅白功利刑名

縱橫之說。知其為惠。為鄧。為慎。為田。為申。為韓。為蘇。張譬之色

陳。蒼素見者不疑。樂奏韶衛。聽者易別。彼雖欲簧鼓其說。以害

道。而哲人逃覽。辭而闕之。廓如矣。乃若今之道術。則不然。百家

之說。多滅絕而不傳。佛老之說。雖存。其徒又無能明其義者。間

有明其義者。亦慙然羞沮。而不敢與吾儒齒。獨吾儒之道。粲然

大行於天下。宜若易辨。而謂辨之難。何也。實學不明。而似是之

超如天越
際朱霞
橋如雲
塵如鶴
中白鶴

眩真也。口誦姚姒之談，身履躑躅之行，徒借游言，罔關世用者。自謂得道術之精蘊，操觚翰墨，彫繪窮年，訓詁無裨，實際者自謂咀道術之英華，馳情事務，遺棄身心，日營營於榮華聲利之途者，自謂得道術之作用，謂之非耶？而冒道術之名，謂之是耶？而鮮道術之實，譬之碧綠緹緌，疑於玄朱，祈揚黃華，雜於韶護，遂使見者改觀，聞者易聽，自非學悟真詮，識達妙詣，靡不惑而從焉。而况乎辨之易易也，是故古之談異端者，在吾儒道術之外，如敵國寇竊，崇邪醜正，其為害也固深。今之言異端者，在吾儒道術之內，如室人交鬪，操戈反刃，其為害也尤大。抱衛道之忠款者，可不為之扼腕而浩歎也哉！愚竊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道術之準的，易詩書禮樂春秋道術之章程，師諸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而諸子之異同，可勿論也。求諸易詩書禮樂春秋

飲上池
之水洞
乎高旨
握西秦
之鏡微
其肺腑

而百家之說可盡廢也。然其要莫越乎二者。曰身心。曰實踐。昔越人有適上都者，望都門而止，惟見城郭之廣大而已。至問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宮闕殿宇之壯麗，則懵然無以對。故外身心而求道術者，止都門而外望者也。昔人有登華山者，至華坪，眾曰：諸登者止此矣，獨奮然不顧，遂得陟絕頂，捫蓮掌，視寰宇，為睚中物，故舍實踐而言道術者，據華坪而自阻者也。古之善談道術者，莫如孔孟。孔子論脩身之目，而以篤行終之；孟子之欲熄邪說也，獨舉正人心為首務。大哉言也！道術之旨，要可識矣。若離身心遺實踐而徒詆訛，然曰道術在是，雖使深明宗旨，坐談性命如臯比之講解，鷲湖之問難，寒泉精舍之發明，愚猶恐其言雖善而無益也。而况乎異說之紛然哉！於是作道術辨。

張闕師
太东公

許
有見
到語
已入
悟境

孔門求仁孟子言仁義辨隆慶辛未閣試

吳中行少司成

天下談道術者率歸之孔孟之道其出也同原其入也同城今
 魯論與七篇之書具在可考鏡也而或者難曰道無二門則說
 無兩途孔孟之道昔以為較若畫一而覽其論說往々詳略殊
 致若孔氏之門顯々焉惟求仁之是直而孟子遂仁義並陳不
 少軒輊將以為言仁者之略乎抑以為兼蒙者之贅乎於謂
 孔子而略乎教是見以為仁之小也謂孟子而贅乎詞將其競
 競衛道之心不白于世儒矣且仁與義之為名也非人心之初
 也人心之初渾乎一耳湛乎融耳自無極之真勃發呈露而為
 太極聖人于是就人心之懇至者而強名之曰仁就人心之裁
 制者而強名之曰義所謂同出而異名也是故自其合者而言
 之則仁與義角立而互尊若權之衡之而銖兩尺寸無弗諒也

名理 甚精

悠然悟 後語

此仁義之說也。舉此以標榜孔孟之指其大要可觀已。故孔門之專言求仁非略也。語克復則集義之事也。指主敬則徒義之要也。別安利則由義之徵也。以為言仁而義送之矣。孟氏之兼言仁義非贅也。不後不遺之訓。卑富強也。懷仁懷義之規。抑縱橫也。正路安宅之喻。距楊墨也。以為仁義而道斯暢矣。故曰孔孟之道一而已矣。夫道一則何必專言者之為孔氏而兼言者之為孟氏乎。噫。孔子之論發于弟子之授受為多。不專言則其為教也不約。將使人眩而難從。孟子之論起于異端橫決之際。不兼言則其為道也不著。將使人詭而易逃。此其為詳畧之辨歟。於乎。夫子之道惟精也。故其教易行。孟氏之說惟詳也。故其道易明。學者得是說而存之。其無務尊洙泗之微言而訾子輿之駁論。豈必睹七篇之煒燿而疑孔氏之簡哉。雖然。儒者泛百

看得 融貫

代之後欲問途而登于道。其將安從。曰。泛孔子夫求孔氏之仁。即可以集孟氏之義矣。且孟氏往。仁義並談。而間卒歸之放。心所云求放心者。固仁之軌。而孔門之緒論也。則信乎孔孟之道一也。談道術者。俱稱孔孟有以哉。

道無二也。聖賢之言所以明道也。亦無二也。夫聖賢非有意于求同也。道固不得而二之也。然聖賢以憂時之故。時或不同其言。而實未嘗二也。夫天以一理界之人。而有仁義是仁與義豈二乎哉。蓋天地之理界于吾人。而吾渾涵仁義于心之中。夫固達四海。亘古今。而無有乎弗具。則亦無有乎二道也。以其道之無二也。而謂其言之有二也。可乎。今觀孔子之教人。若曰。若雍若賜。皆諄諄以仁問。而孔子亦諄諄告之。蓋當時所以教。所以學者。惟仁是急耳。孟子私淑孔子。而其言一則曰。仁義二則曰。仁義是遵。何術哉。嘗以仁之體觀之。夫仁者。上天好生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故人知渾然太虛者。仁也。而不知渾然太虛者。非一無權衡于其間也。其行之孰為宜。行之而孰為不宜。如所

孔明求仁孟子言仁義辯 隆慶辛未閣試 趙用賢 宗伯

黃宮詹 蔡陽先 生評 禪家 所謂 不受 一塵 不捨 一法 此謂 可謂 近之 矣

道無二也。聖賢之言所以明道也。亦無二也。夫聖賢非有意于求同也。道固不得而二之也。然聖賢以憂時之故。時或不同其言。而實未嘗二也。夫天以一理界之人。而有仁義是仁與義豈二乎哉。蓋天地之理界于吾人。而吾渾涵仁義于心之中。夫固達四海。亘古今。而無有乎弗具。則亦無有乎二道也。以其道之無二也。而謂其言之有二也。可乎。今觀孔子之教人。若曰。若雍若賜。皆諄諄以仁問。而孔子亦諄諄告之。蓋當時所以教。所以學者。惟仁是急耳。孟子私淑孔子。而其言一則曰。仁義二則曰。仁義是遵。何術哉。嘗以仁之體觀之。夫仁者。上天好生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故人知渾然太虛者。仁也。而不知渾然太虛者。非一無權衡于其間也。其行之孰為宜。行之而孰為不宜。如所

挹以玄
玉之膏
激以華
池之泉

探心
體之
玄珠
招聖
學于
慧煉

謂親之而仁民而愛物者皆我之惺不昧者為之也仁也亦
義也故曰仁而義已具矣求仁而義已兼得矣孔門之不言義
固非遺之也至于孟子則其時又有不同者蓋自孔子沒微言
絕而異端邪說浸尋而起如楊如墨日肆其狂誕之言以簧鼓
天下之人心天下之人心亦靡然從之故以為我而害仁以兼
愛而害義聖人蓋已不絕如綫矣孟子之心不勝其戚矣于此
時而不倡為仁義之說以正之可乎故七篇之中屢致意焉蓋
使天下知為我兼愛之非仁非義而歸于我之所謂仁與義也
况當時告子之徒猶知仁為內而至于義則直從而外之彼視
所謂義若漠然與我無與者又烏知所謂合一者此孟子所以
言仁必言義言義必言仁而不以為煩也此孟子所以救時之
弊而其道卒無二也或曰若是則孔孟之言固有詳畧之異歟

觀此則
知孔門
未嘗不
言義孟
子未嘗
不言仁
仁義合
一方是
全賢之
言之旨

是何足以知其說也孔子之于樊遲也論仁則曰先難後獲論
德則曰先事後得皆因其近利之心而規之也夫祛其近利之
心仁即義也持未明言之耳而至于孟子之世則功利之習已
深入于中而不可移使不明示之以義而徒號于人曰如是而
仁如是而義又何足以正人心而挽其相凌相軋之俗也然孔
子之言有曰質直好義又曰從義則在孔門固未嘗遺義也而
孟子以人心人路言仁義究其歸亦曰求其放心而已則仁義
之相須不益信乎然則孔門雖不諱于義而言仁則義包括
于其中孟子雖兼言仁義而要其歸則仁固足以該義不在
仁之外也其道則同而已矣雖然聖賢之心無樂乎言之多也
若孟子者其亦有大不得已也夫

和同辨 萬曆癸未閏試

汝光鄒德溥 編脩

申閏師 嶠泉公 評折和 剖若辨 蒼素

公私二 路人類 能言之 發公私 之旨則 無如子 者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微哉其辨之矣。而吳嬰氏之說。不與焉。嬰之說。大抵以獻其可否相濟之謂和。而順其可否之謂同也。夫和也。而必可。否相濟之謂和。則當其道合而交。君子固有驩然靡間者。將可謂之同乎。同也。而必順其可否之。謂則當其利合而籌。小人固有各效其謀者。將遂謂之和乎。史之記嬰曰。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命。必若嬰言。是其衡命之謂和。而順命則同也。即嬰也。且自出入之矣。愚故以為未折于和同之辨也。夫和同何以辨也。則直辨于其心之公私而已。君子公天下而一之。其于人無弗親。小人之私其身也。將必有利已者焉。其利已也者。則親之。其与人親一也。乃公天下而一之。與夫私其身者異也。此和同之辨也。君子將有所正于天下而

三段剖
析君子
小人足
照膽鏡

不可先為之拂。是故時有所合焉。小人之媚乎人，以自托也。而亦莫為之拂也。其無所拂一也。乃將有所正于天下，與夫有所媚者異也。此和同之辨也。君子欲天下之同歸于善也，是故揚其美，不揚其惡，要使人之有勸而無沮。小人之與人同惡也，亦輒諱焉而飾其美，其隱人惡一也。乃欲天下之同歸于善，與夫與人同惡者異也。此和同之辨也。若夫明諍顯諫，其心誠在成人之美也。和也。倘有所附焉而攻者，即明諍顯諫，亦同矣。絕交明法，其心誠在止人之邪也。和也。倘有所附焉而執者，即絕交明法，亦同矣。直筆無隱，其心誠在垂勸懲于世也。和也。倘有所附焉而作者，即直筆無隱，亦同矣。今必曰：五味之相濟也，五聲之相和也。吾不敢謂味若聲之不貴，濟与和也。然眾味合而敗肉之為調，必弗甘也。眾音合而鄭樂之為奏，必弗雅也。則其質之貴矣。夫心也者，亦交之質也。在易同人之象曰：同人于野，亨。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其九二曰：同人于宗，吝。夫同人一也，乃亨與吝之分，則存乎公私矣。此孔子和同之旨也。然則嬰之說非與？曰：嬰以據之為容悅也。景公之好臣容悅者也。故節取和同之義而納之規。

太陽當
空魁魁
畢照小
人何所
適其情

善喻

和同之義而納之規

和同辨萬曆癸未閣試

梅源鄧宗齡編脩

許閣師 穎陽公 由淺入 深節 起伏出 奇無窮 最得辨 辨之妙

昔夫子設和同之論以分別君子小人而後觀人者率之以品
 隲士類考究邪正之端然于本旨未甚悉也自晏子評梁丘據
 為五味琴瑟之喻比類甚當然後天下曉然知和之如此而同
 之如彼庶乎得夫子之解矣愚因其意而詳辨之昔唐虞之朝
 豈不稱和德哉夷考其時君都而臣吁彼俞而此拂又何悖也
 乃驩兜共鯀互黨植援交相游揚則斷罪之不以假者何也
 以一都一俞者和也者俞而吁且拂者所以和也彼交相游揚
 則同之尤耳故人知去城府絕町畦之為和而不知獨持風裁
 之所以為和人所務虛受戒褊急之為和而不知是非不回之
 所以為和所以然者以其立心與其行事當乎理而無他則
 亦不得以相悖之迹病之何也謂其以拂之道濟之也若夫

於真偽之間毋使似和者所悞則幸矣

和同辨

萬曆癸未閣試

台山葉向高

編脩

申閣師
瑤泉公
評
善干用
詞准陰
之多
益辨正
如此

和同分
別甚精
可謂傳
神手

夫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同。和同之不相入也。較若
蒼素矣。而世之人。第慕君子之和也。妄意君子之有所徇也。又
見小人之易合也。遂以為無町畦。無涯涘。溷而入於君子也。此
未察乎和同之分也。夫和也者。豈不以其兼容。廣畜與物無競
乎。若徒再難持。舉錯無當者。必同也。又豈不以其誼合志投。同
功共計。兩無猜嫌乎。若審于趨舍。而以此暱養交周于謝請。而
以阿意希榮者。必同也。又豈不以其含方表圓。廓若谷。湛若水
寥。乎乘虛舟以游于世乎。若其于節固于澹。詡詡相徵。逐而
工為貌言者。必同也。又豈不以其胸。一。稟之退讓。而
不堅乎。若修勞煩之節。習于鄉曲之譽。無所疾怨于人者。必同
也。又豈不以其言寡附聲。行鮮詭。隨趨舍殊途。而應若坻。隕乎。

文此九
段說和
逼真是
和說同
逼真是
同至其
氣勢放
逸則如
黃河之
水天上
乘奔流
到海不
復迴奇
現哉

若廣飾厚要煦嫗而易親此唱彼和而漫無所可否者必同也
又豈不以其善相規勞相奮砥節好修以相親媚乎若汶容
容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一遇患害輒首鼠兩端者必同也又豈
不以其無懷忤慢無伐功能虛衷而議善推賢如不及乎若陽
為淳慕陰欲賣交躡背背憎反復而莫知其倪者必同也又豈
不以其同行也而不相標音同功也而不相樹黨乎若順比滑
澤更為釣飾可以延譽可以潤非可以使人親已可以傾蓋而
結積年之歡者必同也又豈不以其披胸見素其臭如蘭利莫
能合害莫能遷乎若重意氣立然諾生死可殉慷慨自許而繫
之義理中正不可得而合者必同也嗟夫和同之端熾然有亂
也矣彼不知求和于理而求和于情其弊也且使諾者進
而諤者退矣隨流揚波者庸而獨清獨醒者斥矣曲矣阿世

前段氣
勢昌大
必如此
收東方
有力

者得售其奸而百折不容人過者屏跡去矣夫易戒于宗詩哀
諭訛黨同伐異為世大詬所從未遠矣是以古之君子務平其
心毋靡其守務審于獨毋徇于情務度理當否以從違而毋為
隨俗習非之見此則辨于和同之至者也

春王正月辨

萬曆癸未館試

王池史孟麟

庶吉士

周館師
敬菴公
評

於明
春秋
之旨
卓有
卓見
尚論
聖人
之心
確有
定衡
足以
立說
經之
準矣

夫春王正月者春秋一經之首旨議之者不取信于理而牽會于證是以億見紛紛為千古之疑而莫決焉吁愈疑而愈晦矣誠以理決之聖人之情豈難知哉何也春秋為表年首事信今傳後之書履端于始聖人之所謹也故元者君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正者春之始也所紀者魯之事也所奉者周之曆也而必系之以王者蓋以魯為周之魯也若當周之世冒夏之時豈以魯為周之魯亦以周為夏之周乎聖人嘗曰吾得夏時焉欲行夏者聖人之志也而文武成康之正朔為天下之共尊者無異于車書文軌之大同獨柰何反古以倍之乎昭紀錄以信後必不忍先自失其實也維名分以誅僭竊必不敢先自紊其制也議者徒狃建寅之春不容復易遂疑建子之月不可以言春

見到之言

引証精確

辨周正之說羅

謂之正從春是夏正也。合其夏時之志而非周之時月也。不知中星之指斗柄者不可更而月之數可更。二至之行九道者不可易而時之名可易。觀春秋書春之無冰秋之無麥冬之無禾十月之隕霜殺菽左氏稱有事于上帝而當正月之日至武成書正月戊午師逾孟津而明日己未之冬至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正即以建子為春可知矣。若夫君牙之指春冰臨豕之引八月大傳之敘帝出豳風之詠流火小旻之言維夏小明之賦出初吉周頌之載暮春周禮月令治蠶斬冰之辰致天致地之至納火出火之期斬木中星之節參之夏正無不符合。果未改于夏之時與月乎。蓋冰惟子丑可涉以涉冰言春必非建寅也。審矣。文王孔子以陰陽消長氣機出入明道是復始之旋也。震艮之運也。其無關於正朔也。審矣。甘氏責有扈五行之侮併言三

官府遵周王民間沿夏正是折衷之論

春秋從周之意聞悉殆

正之棄周書遡伐商以改正之機兼言三統之重可見統正之義至周大備未嘗不相兼于世特其所主之正必以是月發大號行大政而民時之敬授則參用乎夏耳。故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其言正月周正也。天統也。其言正歲夏正也。人統也。故王文恪謂成周行之官府一遵時王之制如春秋之所書行之民間者多沿夏正之舊如風雅諸經傳之所載則周人之改時與月而建子之為春也。審矣。彼以時月之不改者非也。又以改月不改時用夏之時冠周之月則上下不相蒙寒暑不相順非之非也。夫聖人之作經何意哉。從其是而已矣。一褒貶時事之善惡猶有罪我之懼而援時易令以干王制不惟名分之有妨而又信從之無據。聖人為之乎。故惟以理決之不必泥于多證之紛二而春秋之從周也。審矣。嗟乎擬議過高穿鑿過深牽引過

也。蔓附會過支四過滋而聖人之心幾不白矣說經者不可不也。

王問師
荆石公
評不甚
詞不特
古以甚
識命題
首錄之

劉烹辨萬曆丙戌閣試

青雷薛三才庶吉士

有莘氏起而王成湯也。一曰負鼎以割烹要湯。一曰三幣聘以堯舜之道要湯。皆不然。自古英君賢相之相遇也。如投石起自有一種意氣交合。即君相亦不得而知者。尹何心於湯而湯何心於尹也。好事之輩重視乎湯而以三聘為榮。輕視乎尹而以五就為辱。一忌湯之下聘。胡不加我而加尹。一忌尹之辭聘。胡不即應而待。三吾以割烹誣之。則成湯所聘者一庖夫。而尹之所能者一滋味耳。計不得耶。紛紛傳誦習以為然。孟子當時非不知尹之所挾者不止一堯舜之道。庶幾堯舜者古之聖帝。談之人心易回。眾口易釋。乃曰伊尹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者也。吾恐知勇如湯。必非有庖能惑而格天。若尹決非割烹所有。意是可諒也。藉令尹而必要以堯舜之道也。則百里奚霸秦是亦

以堯舜之道要之哉。好事之口亦不免議。遂曰：五羊之皮，食牛
千秦穆公、孟子之詳，以賢智辨之，豈特尹而曰要矣，而曰干，即
大聖如孔子而議者如子禽，尚曰：夫子必聞政也。求之與以
夫子尚不免求議而尹也。要矣也。于空然矣。邇來俗薄見淺，一
豪貴子弟，魏薦科甲，迥列縉紳，竟不論其智愚，賢不肖，輒竊嗤
之曰：此使子弟為卿之意乎？即不然而亦千金羅致也。若割烹
誣尹之口，何代無之。而當此謗興毀來者，須以古人割烹之要
自解焉。噫！人必自處割烹之議，而後伊尹之心事益白。

此作辨
本旨直
借割烹
以發其
意耳

山陰王
閣師評

骨氣
才情
有龍
凌雲之
致
光焰萬
丈奇哉

奇筆

健筆
比周驕泰和同辨萬曆已丑閣試
物之相似者多矣。未有能相易者。禾莠類也。鼠璞名也。見玉而
名之鼠，見木而斥之莠，非狂則惑。形肖跡糝，終以相易。莫甚于
君子小人。嘻！自昔小人其所以指詈君子者，有以為朋黨者，
即有以為使氣作威而自恣傲者。耶之二者，皆君子所加罪
于小人，而小人反抗，眉信臆明，致而覆坐之。其有定乎？其無定
乎？且烏乎致吾辨？夫子之言，君子小人不一二詞。至衡舉而質
之者三曰：比、周、驕、泰、和、同。說者曰：此如陰陽矣。晝夜矣。而觀者
不知其為陰陽晝夜也。吾為廣大無邊隅尺幅也。彼詭而張之
亦無邊隅尺幅。吾或謂其善緣附為不廣，而彼曰：協恭而交，驩
者何也？爾為私哉？侈心之似泰也。無論已。即戚施而倭者，彼且
不難于捉髮而訾我曰：于者何也？同惡者同也。同德者亦同。

周望陶望齡 編脩

以身喻
君子以
禽鹿喻
小人
寫情態
如懸鏡
當空妍
姪莫道

也此則曰貌爭而不失和彼則曰貌同而意且異誰則信之
人以實而且令人失實盜人以名而且以不祥易之後之為小
人滋巧而鑑滋渌又烏乎置吾辨儒者不得已而為之說曰原
其公者為周為泰為和私者為比為驕為同君子之與天下
也如一身然氣滿然游于毛髮指拇而無底滯者周也周故耳
目之用不攝而通手足不相謂而喻者和也和而脉暢驕解
神以怡悻者秦也周生和生泰均生于公小人若禽鹿然喜
則交頸蹈足踴焉怒則憤張橋虛第焉聚居接穴同處而
相賊也小人之未得勢也必求比不卑陬窺望同進退唯諾弗
比也比得而驕其居勢者不勝其盛氣人附比隨而與之人異
已擇不怡必擊之排之故小人或恃比而遂驕或驕而喜同以
比于天下均生于私雖然所謂心者君子所自信而小人所自

又出
一
番議論

光明正
大之譚

幸不可測者也人不能自暴其信而能匿其偽于是六者又
然而無定名在唐也驩與共工命曰黨在漢也李固陳蕃之命
曰黨彘也勅幾而賡歌曰泰和辛也崇飲而相逐又曰泰和為
君子則擯小人為小人又擯君子夫天下之為君子或寡矣則
朋黨恣傲之名其必歸之君子矣吾又烏置辨耶雖然有真焉
為君子者必夷以朗易觀而難狎小人必險以昧可狎而難持
君子若日若河海若條風小人者矯而周也吾見其谿谷焉抑
而卑也若蛇虺伏也飾而和也其矛戟錚之也吾之心又若止
水焉一望而知其何若人真之遇也操以術則不幾矣夫子所
稱三說者皆其章于處物而設于身望而可見者吾所謂真机
耳何暇索之冥哉然君子而必遺世絕類持其身若拘囚則
其與小人辨也誠易使甚異乎小人則君子無貴也以其不甚

皇明... 卷之九... 異而異之。故曰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泰而不驕，吁亢也。拘也。不足為君子道。亦明矣。

此周驕泰和同辨萬曆己丑閣試

昭素黃輝編脩

山陰王閣師批
文氣冲融
詞更敷暢

雅

古今治亂之塗，豈不以君子小人哉？乃君子小人大不易辨也。古之人，美惡不嫌同辭。曰比曰周曰驕曰泰曰和曰同，或聯類而見，或孤引而發義。若可兩有而互形者，仲尼乃斷然曰：其人君子耶？必周必泰必和，小人耶？必比必驕必同。君子必不可為彼，猶小人必不可為此也。自斯言出，而比驕同之稱，天下爭避之，以辭為小人。若是則君子宜不勝眾矣，而小人願接迹於世。彼亦曷嘗自命曰小人哉？蓋未嘗不附君子之迹，以自文世且惡乎辨之？曰君子小人之名，非生而有者也。事成論定，卒而歸之，而後不得辭當其事，未成也。論未定也，是非混淆，意見雜揉，蓋有以周為比，以泰為驕，以和為同者矣。小人微倖于一時，君子懸俟於後世，非後世之人獨智而當世之人獨昧也。在局

詞華
豐美

者迷局外者明也籍令以局外之明而權衡乎人倫即殊詭萬
狀夫矣為而不辨哉昔者唐虞之世九官十二牧濟二相推讓
而不為比元首股肱喜起賡唱而不為驕曰都曰俞曰吁曰嘒
若出一口而不為同當如是之世而猶有小人焉則比周固比
也而此族亦不害為比也蓋傲驕也而象恭亦不害為驕也面
從同也而方俞亦不害為同也微堯舜早辨而亟逢遠之令諛
說巧于引類而旅進其為宵人之世可勝道哉夫驕恭和同之
辨其說在顛孫氏之問從政也晏嬰之折梁丘據也蓋詳哉其
言之矣而吾以為必始於比周之心比之為言曾不及里族周
之為言也放之乎九遠而無收旁也極之乎寥廓而無幅幘也
施之千萬世而無朝夕也此則內顧其便私而外恐失其所泥
浮慕為周之名煦煦沾沾而卒不勝其褊心始之以資愚同貫

元腴

意致精
堂苑比
周獨透

而終乎小人之獨留是故有所挾焉而盛其氣有所恣睢焉而
不顧其初汨汨乎其以水濟水也彼不期於驕不期於同而驕
與同隨之矣亦嘗觀于君子之周乎中無町畦外無圍藩忘已
忘物問道之所值故愛不可以毀奪惡不可以吝免貧者雖踈
必近不肖者雖狎必遠舍其精就其精以所不愛而戎其大愛
委蛇從道坦然無營寬然於眾寡小大之間而靡所不得冲乎
其味之調也雖乎其音之相諧也彬乎其色之相宣也君子安
知如是之為泰如是之為和耶比則私私則狹狹則易盈而少
所庶溢而為驕也專一而為同也勢也周則公公則弘弘則貯
之常若不足而中實無所不淹也而為泰也劑而為和也亦勢
也君子小人蓋每每陰陽若已吾讀易而得比泰同人焉其言
比也則周之謂也其言同人也則和之謂也比以五陰附一陽

有開世道之論

同人以離陰附乾陽而泰以陰陽交矣夫以陽為主而以陰附之陰往陽來陰消陽長此其所以為君子之卦歟嗟呼泰運不常君子小人亦互相訾也小人欲移人之國必被以朋黨驕恣之名而君子亦或無以自解司斯道者慎無惑似是之辨而徒談於陰陽貞勝之故也

山陰評上

辨似之
亂真緣
迹論心
直窮底
裏是有
世道之
愛者

世道之隆成于君子而壞于小人之亂之也此周驕泰和同辨萬曆己丑閣試用孺區大相檢討

者有三曰阿比之疑周也驕侈之妨泰也黨同之跡和也聖人

常憂焉蓋汲汲為之辨而世且質焉莫覺也則亂真之偽難

攻而似是之非易清也故患莫大于亂真之偽而治相壞于

是之非所謂似是之非者不徒辨之乎形跡影響而辨之乎心

術也夫人之類與判乎用情動作著乎四體論議別于意見此

何擇乎君子小人故比周也驕泰也和同也初若無甚異者聖

人必斷然曰此君子而彼小人跡其外曾不能以髮而竟其底

蘊犁然若別黑白若苗之有莠王之有碣硤而鳳之有長離也

曰如此則為真如彼則為偽此必不可無而彼必不可有以待

乎後世之自辨而已今夫離形骸障爾汝命曰不廣曾不若善

皇明館課續傳卷之九辨類

調去
後辨

徧之得衆也。韁鎖聲利，桎梏形體，命曰日憂。曾不若安舒之自得也。峻宇嵬瑣，不可方物，命曰忿戾。曾不若樂易之共濟也。故曰：周曰泰曰和，皆君子之懿行。小人者，方欲竊之而不能，惟欲竊之而不能，故常飾其似以求合。飾其周則阿狗者，假之而普徧，飾其泰則侈肆者，假之而安舒。飾其和則親昵者，假之而樂易。始以偽假真，卒也偽入而真愈亂。此世道之大憂也。故單言其是則君子難知，不若周與比、泰與驕、和與同對舉而互存，使人皆得為之辨。如此則周也泰也，和也如彼則比也驕也，同也外類者叩之乎中，偏跡疑者揆之乎情。素而小人依阿，泆認亢戾側媚之私，始不得假其似以亂于君子。故曰：孿子之相似，母知之，淄澠之相淆，牙知之，是非之相錯，聖辨之何則？真是者不可惑以非也。故嘗論天下之人品，辨于心術，見之動作，成于類。

子書中
粹語

精到

與形之論議。君子者，公。曷嘗有意于周與泰與和而標之，以異蓋其心。一天理之公而已。公則無我，無我則無人，無人我則家天下。人中國，勤思乎並包，馳騫乎兼容，得喪窮通，不嬰其情。毀譽是非，不煩其慮，不拂人以從己。公不阿意以徇物，故其周也。如九官十二牧師，濟相讓而不為比，其泰也。如歌明良，賡喜起而不為驕，其和也。如都兪吁咈聚精一堂，而不為同，當其時非無一二小人竊其近似。然不曰周而曰圮族，不曰泰而曰象恭，不曰和而曰囂訟，擯斥放逐而無所容，則以君子自有真，小人不得而亂之也。此君子小人之大較也。故辨驕泰則具于顯，孫氏之問從政，辨和同則詳于安嬰之論。立據惟比周之辨，則歐陽朋黨之說，庶幾近之。行皆決于一念之公私焉耳。或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惡取乎心而辨之，曰有視以覘，由察安之說。

皇明... 卷之六... 辨
以理辨
之其公
私自見
術何必用

在也。如慮比周之難辨，且林之害以携其交，彼非道義之合，有
不掉臂去乎？如慮驕秦之難辨，且乘之卒以觀其度，彼非順理
之安，有不矍然失措乎？如慮和同之難辨，且誘之利以間其合，
彼非寅恭之美，有不兢起爭乎？此亦緣迹論心之法也。庶乎其
有辨也。

王閻師
對南公
評

開口
便不
群

比周驕秦和同辨萬曆己丑閻試

玄宰董其昌庶吉士

不辨心
而辨事
是辨心
辨心者

愚嘗讀史而有感于昔人之戒為善也。其說曰：善且不可為，况
惡乎？夫善誠難言哉。纔言周則比者假之矣。纔言秦則驕者假
之矣。纔言和則同者假之矣。豈惟假之又從而攻之，將指周
為比，指秦為驕，指和為同，而使天下不得見夫為善者之用，嗟
夫！天果有意于扶善也，曷生君子足矣。然而陰陽對代，宵晝互
分，善之權未嘗獨行于宇宙也。又使善之與惡若高父之與貞
栢，瓦礫之與夜光，無難識別矣。而乃險于山川，淆于朴璞，同行
而異情，同声而異實。比亂周，驕亂秦，同亂和。君子之所履，必為
小人之所托。此聖人所深為世教慮，而三致意于比、周、驕、秦、和
同之辨也。然則何以辨之？將辨之其心乎？曰：不能。夫望氣而知
膏盲，隔垣而洞肺腑者，越人扁鵲之事，非世醫能也。世醫者直

辨心者... 廿二

也
明悉人
情如辨
淄澠較
黑白是
人之水
鏡也

此却術自
未他辨
及作之

審其形證詰其飲食起居以知其病矣故莫若辨之于事有人
于此兼容泛愛不我賢也與周無擇也是則然矣抑能齊貴賤
乎等恩怨乎則周比辨矣有人于此任真推分我大物小與泰
無擇也是則然矣抑能乘險而不怵乎應卒而不亂乎則驕泰
辨矣有人于此平易近人溫煦無忤與和無擇也是則然矣抑
能以吾之可而濟人之否乎以吾之否而濟人之可乎則和同
辨矣何也人之行事循本而發真則一軌偽則多岐多岐則左
方而右圓朝蒼而暮素鮮有能終遁者在叅而伍之耳郭林宗
之識第容誦黃允喜其一節耳寧有神者告之哉然此辨人也
非自辨也自辨無他焉在此心有所為與無所為之間心無所
為則雖有所親昵非比也也有所不屑非驕也有所隨象非同也
誠故也有所為則欲遠于比而逃之于孤睽欲遠于驕而逃之

于小謹欲遠于同而逃之于矯亢猶然詐善耳何足多乎此獨
知之境非人所能辨也先自辨而後辨人則幾矣

山陰王閣師評
子別君
辨小人
品格詞
嚴義正
文瞻事
詳綽有
良史之
才

比周驕泰和同辨萬曆癸未閣試

吉甫羅棟庶吉士

天下人品不過兩塗不為君子則為小人未有處于君子小人
之間者亦未有游于君子小人之外者然而辨之難也其塗徑
惟一而情態凡百不可不察也夫情態心所為耳人心之不同
如其面焉藏之在中不可測也則辨之所由起矣蓋孔子嘗謂
其徒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既已為儒矣乃亦有君子小
人參錯于其間乎則他日所稱君子周而不比泰而不驕和而
不同小人比而不周驕而不泰同而不和皆為儒者言之也然
非辨其迹也辨其心也如以迹而已吾以為君子為周為泰為
和小人曰吾周吾泰吾和吾以君子為不比為不驕為不同
小人亦曰吾不比吾不驕吾不同又其甚則迹遁于公私理欲
之介使其意兩無所著其迹兩無所據且無從致詰矣惟以其

精確

二作一
轉議論
倍覺精

心辨之此固猶陽之與陰晝之與夜白之與黑薰之與蕪耳故
 有君子之心則汎愛博施無弗容益為周而易事難悅有所決
 擇為周安貞履順與道委蛇為泰而臨深履薄夙夜戰兢
 為泰調諧睦輯意氣輯洽為和而論難辭替固諱可否為和
 以此辨君子之情態則幾矣有小人之心則私昵偏狎不徧同
 類為比而廣交延攬不問賢愚為比傲慢箕踞恣睢放誕為
 驕而卑疵偃蹇折節足恭為驕附和結納連引株蔓為同而
 攻擊彈射擠排中傷為同以此辨小人之情態則幾矣夫知
 君子之所以周所以泰所以和則小人可以無辨知小人之所
 以比所以驕所以同則君子可以無辨何也邪與正不兩立是
 與非不兩存窺見隱微故量度可不與洞照曲衷故權衡可不
 謬也然又有辨焉君子得志則開誠布公納汙穢垢無怨無惡

推本義
利是知
學之源
委者

愛惜人才小人必顯附同列陰排異已邪薰日益善類日空
 比與周之辨也君子得志則清靜寧一鎮躁鎮邪垂紳正笏不
 動声色小人必憑藉胸臆莫測喜怒翕張夸毗固所頤忌驕
 與泰之辨也君子得志則推賢讓能同心一德醞釀醇醪積蒸為
 協氣小人必背公死黨牢不可破衆心惶惑主勢孤危公同與
 和之辨也夫斯兩人者豈不均稱儒哉而心術相遠情態迥異
 用之天下國家則興亡治亂頓異焉非其性然也孔子曰君
 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唯喻義則其心常公常依乎天理而無
 乖戾故必周必泰必和唯喻利則其心常私常依乎人欲而有
 阿黨故必比必驕必同故明于義利之辨則比周驕泰和同之
 辨乃可得而言矣

五色宣
以成文
八音諧
而成韻

高朗粹
理湛精
大玄

體方而用員何玄之不可作何易之不可準耶問者又難曰惟
易無體惟神無方苟有準擬鮮克用光古者神農出而作連山
軒轅繼而號歸藏兼艮襲于有夏乾坤仍于殷商彼雖行于一
時終皆底于淪亡蓋運山用七而多滯歸藏用八而不揚惟彼
周易奕世彌昌周監二代而精華呈孔兼三聖而名理洋
雄不贊易而曷云明哲之煌豈其文命協于大禹敬聖躋乎
成湯至德媿于軒帝大道通于炎皇也哉胡其言之朗亢也顧
乃雕鉛槧鼓笙簧淡入黃泉高入穹蒼大苞元氣細入毫芒探
之冥二索之芒於易理而孰準子盡明以詔我乎余乃按策
而應之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配陰陽而分老少八卦應
氣候而判方隅六十四卦之錯綜三百八十四爻之參差玄則
數肇于一本無生有參而為三成而為九引而伸之為八十一

此五段
皆詳玄
與易準
之故理
精而詞
辨

謂玄與
天地準
揚失之太

首觸類而長之為贊七百二十有九此則玄準易之大槩也易
陽始于復陰始于姤互藏其根各有配偶玄則辰始困敦氣始
孟冬度始牽牛律始黃鐘往來循環而不爽始終迭運而不窮
則陰陽之機無不準矣易以六合位以全體三才疊用仁義兼
舉玄則準以四畫轉湊輻比方洲部家悉皆象擬則貞悔之体無
不準矣易以大衍之數滿于五十虛其一焉以象太極玄則天
地全數六十六策地虛其宗不滿不溢則潛虛之用無不準矣準
象以首準象以則準爻以贊靡不均適則命辭之義無不準矣
至若易除震離四卦以合周天玄益騎羸二贊以當期歲則一
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無不準矣然則聖人以易準天子
雲以玄準易則雖謂玄與天地準何不可哉問者避席曰夫子
準易之言余既昭然若發蒙矣然所以準之義則竊有疑焉古

問者却
是正論

昔聖人無意有言。隨感順應。道德冲融。英華輝映。辟諸蕭韶。奏而虞廷之鳳。斯鳴雷雨。作而璧落之聲。乃振圖書。洩天然之機。象數符自有之。運此義文。所以莫京。而周孔至今無竝也。若雄者何所感。而作哉。學雖慕古。域未入聖。惟寂惟冥。何至投閣爰清。爰靜。乃作符命。言則美矣。至矣。躋之聖賢。不亦悖乎。余乃復解之曰。此又不然。文王西囚。而卦象演。周公東征。而破斧陳。孔子厄世。而春秋作。屈原沈江。而離騷興。雄遭叔漢。養晦含真。韶霧豹。以自守。處壑蛟。而潛身。情有寄。而專好。有不得其平。則鳴夫。豈有心。而故為說鈴也哉。雄嘗有言。師曠調鐘。以俟知音。後世有楊子雲者。出則必知好子雲矣。余亦何用急。為之解焉。問者。惓如余。亦亡言。混萬物于冥。觀周體于自然。何思何慮。恍乎接子雲。而遊上玄。

結語
冲雅

太玄准易解

隆慶戊辰閣試

肩吾沈一貫

少宰李士

李閣師
石麓公
評

易玄
二書
之旨
直探
精蘊
恭潛
心經
學而
有得
者

太玄曰。夫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夫質幹在乎自然。華藻在乎人事。故玄騁取天下之合。而聯之者也。斯太玄之所由作。歟。今以其意求之。聖人作易。仰觀象于天。俯察法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體萬物之情。子雲作玄。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察性知命。原始見終。律則成務。曆則編時。晝以好之。夜以醜之。斯準其意一也。以其用求之。易將以指吉凶。悔吝之途。玄將以辨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斯準其用二也。易之數。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太玄之數。一生三。三生九。九生二十七。二十七生八十一。斯準其數三也。易有貞悔六畫。玄有方州部家四重。易有彖。玄有首易。有文。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文言。玄有文。易有

太玄大
旨人類
能言之
而精數
周詳則
未有如
子者

係詞玄有攤瑩視圖告易有說卦玄有數易有序卦玄有衝易
有禱卦玄有錯易有乾元亨利貞玄有周直蒙酋冥及其定首
之名從中至養皆擬從中孚至順之卦而曾無踰越尺寸斯準
其體四也易之揲法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二掛一
揲四歸奇是為一營已則又然凡十二營而成爻七十二營而
成卦玄之揲法天之策十有八地之策十有八地虛其三次配
三猶太衍之五十虛一也列以一卦中分其餘以三揲之并餘
于扞一扞之後而數其餘七為一畫八為二畫九為三畫凡四
度畫而成一首之位斯準其揲五也易之占法一卦之內有初
二三四五上之爻卦之既成然後視其爻之變以定所占玄之
占法一首之內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贊首有陰陽贊有
晝夜旦占用經夕筮用緯所用之下為始次為中上為終故

此止
論太
玄準
易之
概

曰觀始中決從中終又雜星時數錯而觀之從多為休違多為
名此準易之占六也然玄之于易也準其數而法則殊準其體
而名則別準其揲而變亦異準其占而考亦違惟其所以明于
天人之道察于民物之故以擬造化之幽玄以指趨避之向方
者其致一焉非不為異不能異而已矣此太玄之大方也然嘗
以是而定其論玄之形準夫易而數準夫曆非易也蓋自分卦
直日而六日七分之說起于焦京矣太玄祖之而首起于中盡
于行起于水盡于金數起于下盡乎上上日起牛宿一度盡斗
宿三十二度月起于子盡于亥節起于冬至盡于大雪律中起
于黃鍾盡于夾鍾然太玄以七百二十九贊積二萬六千二百
四十四策為大積每二贊為一畫一夜七十二策為一日凡三
百六十四日有半于是而不及周歲之數益之以躋贏二贊以

此論
太玄
準曆

合歲之日而行律曆焉。推自甲子至甲辰，自甲辰至甲申，還至甲子，而冬至皆無餘分十九歲為章，二十七章為會，三會為統。三統為元，以盡玄之道。班氏謂太初曆相應，亦有顛項曆焉。此之謂也。故曰玄準曆非準易也。非惟準曆也。又準律律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動于子，參之于丑，得三，參之于寅，得九，又參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參之于辰，得八十一，是為九三之法。玄之所從取也。故曰又準律也。然非獨玄也。自漢以來，論律曆者皆推而附之于易。班氏律曆志稱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作五聲十二律，九六相生是也。今推而致之，大衍之數增也。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也。今以大衍參天九數二十有五，兩地十數三十而乘之，增之也。杜預曰：曆者順天以求

此論
太玄
準律

此駁
太玄
準法
準天

合。非求合以驗天。今以大衍筭周天是為合以驗天也。夫圖授于羲書，發于禹律，制于黃曆，定于堯古之聖人，各以事起而槩為求合。雖有一二符契，然所乖誤已十二矣。或問孔子謂易當期之日，何如曰：聖人所謂揲四象時，歸奇象，閏乾坤奇當暮曰象曰：當適相應會之詞耳。此乃現易于既畫之妙，而非謂易之所由作者也。此其周天之數，尚有餘贏，而經言三百六十止，舉其槩耳。豈適一一密合哉？若太玄者，為法以象天象之，不合不得已，而加踦贏二贊以完之，然亦勤矣。天體至圓動而不滯，元封七年日在建星，建星者斗宿也。而太初日在牽牛，攷太玄以牽牛起中，苟象中孚卦，然中孚實先于復。在曆家所謂先天之候者，故起牽牛初度，意蓋出此也。雖然，必以牽牛起冬至，上施往古則失之于玄，朽下施今茲則失之于龍尾，安在為考之混

駁正辨
析委曲
詳盡

元而玄已生察之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天地之委而玄不可
亡耶論者謂易極于六十四而變化無窮玄極于八十一而其
法不行此非所以病玄極玄之數若律呂太極參之于亥得十
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可也論者又謂天地之數但有奇偶自
二而四自四而八揚子益為三事且有氣無朔有日星無歲月
以是貶議亦非也老子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參天兩地
皆足倚數九三之法以積鍾律是也余學術淺小不足以評騭
往匠聊著所見以開暇日駁正之原因疏所疑于後語云非深
于九九者不以參大易之變夫以劉歆曆律之精奧而笑為覆
瓿則玄其無當于律曆矣而况于易乎然張平子妙識天文稱
其特極理數更僕論難陰陽之事何哉斯又不可測矣近世邵
堯夫作正元改四重為上下減九贊為五贊而著之三十三首

運筆千
餘言混
混不窮
是占所
券

之八十一不易焉然則玄又可得增損耶大抵玄之為書可為
卓然一家之言未為天壤無弊之物也學者以易象曆律讀玄
可也以玄求易象曆律不可也卦氣起中孚坎離震兌各主一
方其餘六十卦主周歲之日而坎離震兌各一方為方伯之職
一文主一候之日太玄則坎離震兌與六十四卦皆主日而不為
方伯也太玄八十一首以配六十四卦所重者十七卦或曰以
象閏也然考其書有奇贏二贊以象閏矣而安用以重卦象閏
乎又其所重者雜出而無序何也一陰一陽玄相錯之法也然
養為陽而中不為陰水火木金土玄相傳之法也然姤為金而
羨不為土皆未有明之者涯說玄堞法所稱掛一之後中分其
餘以三揲之并餘于扚又三數之不中分蓋誤也若尔則終不
成七分之數李民吳嚴以為又當中分其餘而三數之但不復

掛一若爾則不成七八之數矣非也姑闕以待辯

卅九

志學解 萬曆丁丑館試

學海顧紹芳 右贊善

張閔師 鳳磐公 評

浣藻 瘦于 性海 濯秀 色于 理源

喻切

學惡乎始曰始于志惡乎終曰終于成此志而已矣夫學豈易言哉判若天人非學弗貫散若品類非學弗該奧若性命非學弗精妙若神化非學弗致學之用益甚宏鉅矣君子則曰非學則難乃志則難何者學士儒生口詩書而身章縫切二焉自以為學聖人之道矣及徐而察之而陽浮其名而實悖焉則傷也或以百家異說而喪其真焉則惑也或睹其要眇而難窮也中道而諉曰吾不能則急也夫學也者所從適于道之路也而偽焉而惑焉而急焉安所貴學哉則志不立之故也志不我立雖小道且猶不可濟而况其大者乎今夫射者望其的而發焉無弗中也行者望其家而趨焉無弗至也彼其志固在的与家也是以君子為道而勉于學為學而堅于志吾志一定即紛華

皇明官果賞集 卷之十一 年頁

靡麗弗入于目矣。即貧賤憂戚弗撓于躬矣。即百家殊術弗校
 于耳矣。以為此亦射者之的。而行者之家也。故其學常始乎至
 微而卒乎至大。始乎至粗而卒乎至精。童而習之。白首而不輟
 其功。此豈好迂誕而忘其勞哉。彼學之志其道也。若寤寐焉。久
 而彌足。若登高焉。動而愈高。其所樂于中者誠深。而其所志于
 始者愈久而愈不可易也。蓋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即使一蹴
 而至于道。亦無難者。然其自敘必首之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而後立。而後不惑。而後知命。而後耳順。而後不踰矩。終其身于
 此志學之中。沉浸涵泳而不知老之將至也。豈不以始終一道
 始終一志乎。然則是志也。吾默覲于方寸而不敢以為小。蓋所
 以彌六合者此志也。吾獨持于一旦而不敢以為近。蓋所以俟
 百世者亦此志也。故曰學以志始。亦以志終。學弗務其志。志弗

以實境
 心發實
 際語通
 後制其
 外知其
 且刺其
 中為

歸本識
 字真卓
 見也

要其終。吾其如道何哉。蓋向之所謂傷者惑者怠者。可監已。雖
 然均是人也。亦均是志也。而有定有不定者。何則。又先之識矣。
 夫天下之事。可喜可愕。可忻可戚。可以搖撼我者。何限。而識不
 先定。是以墨白蒼素。雜然于前。與物相刃相靡。而卒莫之有立
 也。斯無足怪矣。是故君子必有高天下之識。然後超然于波蕩
 風靡之外。而志可立。學可成。道可致也。蓋大學言止至善。而必
 揭其要曰。知止。嗚呼。斯固所謂高天下之識哉。

三子不同道其心一解萬曆丁丑閏試學海頌紹芳右贊善

張闕師

鳳繁公

評詞淵

理詞致

蒼潤當

是天祿

石渠之

秀

化已遊獨

發仁字

蓋殷周之際稱聖人者吾得尹夷惠三子焉其人行誼節槩昔賢論之詳矣夫以其迹而已矣則此三子者相去何啻黑白而孟氏之說顧獨舉其道而一之心舉其心而一之仁也將所謂與道者不相為用與嗟夫道之宰以心也心之歸以仁也語道而心語心而仁則孟氏固真知三子哉何者夫所謂仁者非他也吾心之理粹然而中涵與時而善化就人情之所近而可以各得焉者仁是也是故有坦然煦物以為仁而飭已好修其廉隅者亦仁也有慷慨當事以為仁而韜光匿跡浮湛自晦者亦仁也蓋吾見以為可出而出有以自表則出為仁吾見以為可處而處有以自全則處為仁吾見以為出處皆無不可而要以母毀吾之節則出處之間亦為仁故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

調度爽

也則海濱遠跡而夷之仁遂矣。即任而為阿衡。弗顧也。五就於湯桀之間者伊尹也。則毫宮始事而尹之仁遂矣。即清而為首陽。弗顧也。仕不必尊官。出不必治朝者。柳下惠也。則逕回父母之邦而惠之仁遂矣。即清如夷。任如尹。弗顧也。彼以為聖賢者。必相襲而可乎。則湯武之與堯舜。何以俱聖。比干之與微箕。何以俱仁。蓋心迹之判久矣。是故桀三子之轍而較之。糝糠濁世。塵垢軒冕。清風高節。足使懦者增氣。而貪者革心。此伯夷之所為。而二子之所無也。堀起試訟之中。銳情磨虞之業。卒以其身為商家定。六百年之基。勳名爛然。垂之無極。此伊尹之所有。而二子之所無也。出不辭辱。處不避汙。要以同人。自廣而卒。亦無失其介。此其柳下惠之所有。而二子之所無也。至若宅意于太公。遊思于虛明。出不愧處。入不愧出。質天日而靡爽。俟後世于

詞華彪炳議論正當

大勢如順風揚帆一息千里

無窮此則三子之所不要而同者也。夫三子固無意而為異。豈有意而為同哉。率吾之心以求合于吾之理。吾理得而吾之心與之俱得矣。至于俱得其心。則出者是以用世行吾仁也。處者是以潔身全吾仁也。介乎出處之間。是以晦迹養吾仁也。故

三子者以其道之不同而成其心之一者也。知其不同而又知其所以一。則雖由百世之下而尚論三子之心迹。亦若端拜而議矣。或者高伯夷之風而疑莘野之去就。矜柳下惠之度而隘採薇之清節。則以仁之說不明故也。夫三子之迹。咸不相襲。而獨可以律孟氏乎。故曰君子之仁而已矣。何必同。雖然三子皆仁矣。籍令夫子而居三子之時。則三子之仁可以錯用。而互用必且集其大成矣。是故為三子則易。為夫子則難。小大之分。空爾也。然三子之仁一也。為尹惠則難。為伯夷則易。何則。皦皦者

發古人
所未論

易持容者難立有尹惠之志而無伯夷之操不至於喪已狗
物不止矣欲學尹惠者其于首陽之節可不豫為兢兢也哉是
故論三子者必由異而要其同然後三子之心自學三子者必
由同而究其異然後吾人之守定

三子者不同道其心一解

萬曆丁丑閏試

沈自邠

翰林脩撰

申少師
瑤泉公
評心迹
以字立
論中祭
而神王
氣舒若
泰豆氏
之御進
退履繩
旋曲中
規矩取
道致遠
有餘力

嘗觀古之人伯夷伊尹柳下惠者皆聖人也孟子稱之曰伯夷
聖之清伊尹聖之和三子均聖人其所以聖則
異而他日又曰三子者不同道其心一也是誠何說哉嗚呼此
心迹之辨也夫古人生于千萬載之上其出處進退之迹班班
可考真若方圓蒼素迥乎其不相侔而吾尚論古人于千百載
之下苟不求其心而求其迹則古人行事亦若近于一偏而所
謂異者終不能得其所以同惟略其迹而原其心則異者固未
始不同也知此可以識三子矣夫以三子之行言之居下位不
肯以賢事不肖伯夷者以處為道者也五就湯五就桀伊尹者
以出為道者也不羞污君不卑小官柳下惠之道又在于出處
之間者也其道之不同蓋如此然以是觀三子特其迹耳而三

提出心
字立論
本

行文如
逸足康
莊瞬息
千里
于老
公老

子之所同者心也。心之所以同者仁也。何也？君子之處世，有潔身而處者，有抹時而出者，有與世浮沈而可以出亦可以處者。雖其道不可一律，而齊皆自吾心決之耳。君子出處之際，其心或不免有為而為，是私也，不可謂仁也。而三子則不然，有見于處之為是，故終其身若將遁于海濱，而其以處為道也，非有所為而處也。有見于出之為是，故屢去屢就，不以為煩，而其以出為道也，非有所為而出也。有見于出處無不可，故不常見不常，隱徘徊于父母之邦，而其主于出處之間也，非有所為而出與處也。此所謂無私也，無私故仁。仁，故迹異而心一。處之道與出者不同，而以處者視出之心，一也。主于出處之間，與二者異道矣。而出處之心，與必出必處者，一也。何也？惟其心之仁也，使其心而有私，則不仁。不仁則雖均之為處也，而所以處之心異。均之為出也，而所以出之心異。均之主于出處之間也，而所以出處之心異。而况其迹異焉者乎？又安得而謂其心之一也？嗟乎！心者，我所自知，而人不及知者也。夫豈特三子者為然哉？古之聖賢若堯舜、湯武，或以揖讓，或以征討，而同歸于聖。微箕比干，或以去，或以存，或以死，而同歸于仁。此豈可以形迹求，皆自其心決之耳。不然，得三子之迹，而不得三子之心，則是以處者為當，而必于出者冒進而已矣。以出為當，而必于處者矯激而已矣。以必于出必于處者為當，而主于出處之間者，詭隨而已矣。又何以為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也哉？雖然，三子者，聖人也，而非其至也。求其至，孔子是已。仕止久速，與時偕行，而吾無容心焉。蓋兼三子之所謂清任和而出之者也。故孟子之言又曰：乃所願則學

引古聖
賢來証
三子道
同處

得此一
反便有
波瀾

一結強
弩之末

子之所同者心也。心之所以同者仁也。何也？君子之處世，有潔身而處者，有抹時而出者，有與世浮沈而可以出亦可以處者。雖其道不可一律，而齊皆自吾心決之耳。君子出處之際，其心或不免有為而為，是私也，不可謂仁也。而三子則不然，有見于處之為是，故終其身若將遁于海濱，而其以處為道也，非有所為而處也。有見于出之為是，故屢去屢就，不以為煩，而其以出為道也，非有所為而出也。有見于出處無不可，故不常見不常，隱徘徊于父母之邦，而其主于出處之間也，非有所為而出與處也。此所謂無私也，無私故仁。仁，故迹異而心一。處之道與出者不同，而以處者視出之心，一也。主于出處之間，與二者異道矣。而出處之心，與必出必處者，一也。何也？惟其心之仁也，使其心而有私，則不仁。不仁則雖均之為處也，而所以處之心異。均之為出也，而所以出之心異。均之主于出處之間也，而所以出處之心異。而况其迹異焉者乎？又安得而謂其心之一也？嗟乎！心者，我所自知，而人不及知者也。夫豈特三子者為然哉？古之聖賢若堯舜、湯武，或以揖讓，或以征討，而同歸于聖。微箕比干，或以去，或以存，或以死，而同歸于仁。此豈可以形迹求，皆自其心決之耳。不然，得三子之迹，而不得三子之心，則是以處者為當，而必于出者冒進而已矣。以出為當，而必于處者矯激而已矣。以必于出必于處者為當，而主于出處之間者，詭隨而已矣。又何以為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也哉？雖然，三子者，聖人也，而非其至也。求其至，孔子是已。仕止久速，與時偕行，而吾無容心焉。蓋兼三子之所謂清任和而出之者也。故孟子之言又曰：乃所願則學

孔子也。尚論者。其以是為準哉。

立德立功立言解

萬曆癸未館試

嘉甫周應賓編脩

宋太史金庭公評之德務人能言其發揮如西玄此篇

夫古所稱不朽之業。以德為上。功與言次之。此槩言士所樹立。大略有三也。非判然不相傳合也。且勲業彪炳。勒諸金石。名言垂世。比于琬琰。三尺童子。皆欣然艷慕之。豈平生無修行。徒以詐力微功。綺詞爭譽哉。而所謂有德君子者。又豈悶汶汶。索之溟滓。探之無何有。而民自化哉。夫德混然而無朕者。也可以燭赫。可以澄靜。可以竒偉。可以冲夷。故投之所向。皆是也。世道動勦。不得不經營。聖道晦蝕。不得不闡繹。由其經營闡繹。有功言之名。而莫非德之發也。人或託而曰。吾無違論德。姑為其功焉。爾矣。姑為其言焉。爾矣。是則以太上之一言。誤之也。奚其可。愚每質之曰。尹也。阿衡望也。鷹揚旦也。定禮樂。甫也。憲萬邦。不其偉然。奏功而聲施。後世與苟非其人。則九江淮陰。負時而構。

此論立功不如此立德

此論立言不如立德

偉辨隨起俊彩寔發

務德二字乃一篇大

趙學士定字公
家情揮霍奇思
縱橫嗷風吹煙
奔霆走電所謂
峭立則泰華三
峯旋迴則武夷
九曲其宇宙鉅
觀耶

難博陸拓蒙而自殞魏公服節而懷奸功不掩罪威德故耳禹
皋陶作謨仲虺作誥周公作考工記仲尼作春秋又不其纒二
然發天地之藏窮幽明之秘家誦而人習與苟非其人則不常
春秋懸千金國門卒无敢竄一字者淮南鴻烈集四方豪俊以
成一家言未幾而國除后世並膾炙其詞而譙詬其行故士之
德也無所不有也其不德也功與言偽也人誠謂德無所見而
必見之功言又有稱橫行西域單騎懾虜乃足以錯愕而矜奇
離騷九辨說難孤憤乃足以激烈而標直狗是說而其去德益
遠矣愚又曰定遠令公則功矣其車三千師于之試寧怯乎屈
平韓非則言矣啓心納約自牖寧諛乎蓋古聖賢惟養其中和
之德各俟其可而出之語曰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索而
行甚不可有所托而名喜事也故愚讀三不朽而深謂其出于

立德立言立功解萬曆癸未館試

徐應聘檢訂

士之品大槩有三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三者所由各殊然均
之照燦一時而彪炳後代故論者以是並稱不朽矣夫不朽一
也乃其所以不朽不無異矣立德者實踐身心潛修冥默聲律
身度左準右繩對天地而不媿乾後世于無窮即名不挂竹帛手
不習鉛槧然其所聲施者遠也士之最高也立功者上翊明王下
澤蒼生乾坤自我旋轉民物屬其生成此可見之寔行而奇偉
之芳躅也下立德一等者也立言者鑒足以雌黃百世吻足以
軒輊羣英或明道闡德而澤于仁義或論政決疑而諳于事體
一時之金石而百代之著龜固賢者托之以見志者也士之所
不廢也德之說勝而繩檢不脩者捫心沮矣功之說勝而庸伐
不樹者斂手退矣言之說勝而著作不垂者噤口避矣士之所

皇月官果讀集卷之七

管色
兩都之
環奇
采掩六
朝之芳
潤

樹立不大畧有三哉然自三者稍分次第而後之譚者遂曰士
務立德已耳事功其粗迹而空言復何補也是三者判然而不
相傳合也愚切以為不然蓋德非能外功與言而自見也功與
言亦非能舍德而自稱也德雖渾然無朕然無所用而不可故
時而收歛亦時而翕張亦時而謀議世邁動勦而抱德者能無
經營乎道值晦蝕而抱德者能無闡釋乎由其經營也足以銘
鍾鼎而勒旂常夫是之謂功由其闡釋也足以光琬琰而燦日
星夫是之謂言如徒曰功焉而已耳則一匡九合君子羞稱淮
陰定漢而見戮博陸佐宣而召禍德不足也文信侯之春秋懸
千金為賞莫能易一字然膾炙其辭者卒以其行譙詬之惡在
其並稱不朽哉故德也功也言也殊名而同原也論者曰洙泗
之徒無事可見君子不訾其無功而堯舜之事業反以為太虛

挽回立
功立言
處最妙

之浮雲結繩之世何書可讀君子不薄其無言而詩書之格言
乃不過古人之糟粕三者寧無判乎夫伸德而絀功與言者謂
粉飾之辭而枝葉之言耳如其德立而功與言繼之則自古聖
哲未之或廢矣故勲華之平成殷周之底定孔子雖轍環而老
于行猶夢寐不忘東周而禹臯之謨伊呂之訓公旦周官之書
至今炳々琅々尊奉而不敢悖故三者一原之理並用之道也
彼鄙儒者無言動可述往々托于不可見之德以自掩其不能
而役功名逞文辭者又本之先撥于是乎三者歧焉而各為稱
矣夫曰太上曰次古人雖輕重言之乃其歸豈二也以不朽自
待者互深惟之

周禮荒政十有二解

中丞方從哲編脩

頃屬大旱

余閣師同麓公評

天子惻然憫念避殿撤縣禱于

淨休正不

圜丘已乃下令卹刑獄止營造以感格

天意或有問於愚曰災沴方亟昔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倘可行于今日乎

與汝光一作另只一休裁

天子所行六與合乎夫事神除盜與一切減殺休息之事易辨也彼所謂蓄財而散之是也然使縣官方告急也則何以裨下

正歛從其薄是也然使國需方旁午也則何以取給既除盜賊矣其又舍禁去譏者何耶既青禮蕃樂矣其獨多昏者何邪解之曰子未觀周家之政乃多惑焉愚且以時事參之為子略疏其義方今

說舍禁
去幾與
弭盜融
合

國家所既舉行。若緩刑弛役。諸等無論。至于貧民無所衣食。遂起而為盜。此荒政所最患也。夫豈其本性然哉。惟以困故當斯時也。撫循之不暇。而苟執禁以譏。使人束縛如檻。彼夫業以其身。恣睢于草澤。於國家三尺已矣。尚畏林虞。川衡區。關吏為故。青禁去。譏既以蘇。天下之窮阨者。即其于盜是。以養之。術弭之也。維天生財。有數國用。視歲以為常。王人誠惠。念小民則供御可節。匪頒可裁。興作可罷。寧憂征利不足哉。憂在吾散之。吾薄之。而恩澤鮮實。究耳。邑郡長奉。上意旨。下鄉三老。諭百姓。所振粟幾何。所蠲貸幾何。布令惟謹。則餓夫相顧。有生氣否。者是上為。蠲覆而下。以浚。剥承之也。然則虛聲何慕焉。昔漢孝文。屢下蠲租。振郵之詔。一時循良。復彬興起。而

究心
實政

說多昏
未嘗從
奢便與
損禮樂
意不悖

國家殷盛。乃百年此其效也。傳曰。歲凶。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禮樂宜損矣。又多嘉事。馬非有異。故怨曠之積。用傷太和。周先王。亶父寔脩此。以為岐山之業。天下嗷。可不是務乎。且周禮。六欲使。得所云。爾未嘗從其奢也。昔唐文皇。出掖庭。三千人。而淋雨。如澍。此其效也。繇斯以談。天變不可不畏。人事不可不修。語荒政者。信當務其十一。而以鬼神為後。苟措注不協。而僅矯焉。對越于一時。神其吐之哉。至于被誠。宣燮天心。驟移。首居恒。敬畏。致是非。以旦夕。澤者。其解在乎。堯與湯矣。

不問不問... 其十... 其十一... 其十二... 其十三... 其十四... 其十五... 其十六... 其十七... 其十八... 其十九... 其二十... 其二十一... 其二十二... 其二十三... 其二十四... 其二十五... 其二十六... 其二十七... 其二十八... 其二十九... 其三十... 其三十一... 其三十二... 其三十三... 其三十四... 其三十五... 其三十六... 其三十七... 其三十八... 其三十九... 其四十... 其四十一... 其四十二... 其四十三... 其四十四... 其四十五... 其四十六... 其四十七... 其四十八... 其四十九... 其五十... 其五十一... 其五十二... 其五十三... 其五十四... 其五十五... 其五十六... 其五十七... 其五十八... 其五十九... 其六十... 其六十一... 其六十二... 其六十三... 其六十四... 其六十五... 其六十六... 其六十七... 其六十八... 其六十九... 其七十... 其七十一... 其七十二... 其七十三... 其七十四... 其七十五... 其七十六... 其七十七... 其七十八... 其七十九... 其八十... 其八十一... 其八十二... 其八十三... 其八十四... 其八十五... 其八十六... 其八十七... 其八十八... 其八十九... 其九十... 其九十一... 其九十二... 其九十三... 其九十四... 其九十五... 其九十六... 其九十七... 其九十八... 其九十九... 其一百...

大學不言性中庸不言心孟子並言心性解萬曆己丑館試

昭素黃輝編脩

韓館師 敬堂公 許 曾子 孟子 看海 一頭 恁地 融洽 而端 之子 誠淨 矣 奧窔

夫談道者甚不可拘方為也。執方而議則局曲之見易為抵牾。必不足以語圓机。蓋大學中庸皆繫戴記而表章于宋儒。曰曾子以思之書也。然一第言正心了不及性。一第言率性盡性了不及心。孟子承二子之傳乃時以舉心性並言之。世或致疑焉。夫不深原其意姑循文責異如齊券然者拘方之士也。聖賢立言源本一耳。觸事取類支分派別且不自必其言之所抵惡有前言擬之先為必同後言方之恐為差異者哉。邵子曰心者性之郛也。言心性者宜莫辨乎此矣。心性雖少異較本體要不相違。故離言之非有偏遺。合言之非為牽率。唯其義各有當焉耳。謂大學不言性乎。所稱明德者將泯茫于身心意知之間。

指出誠
字長狹
得之見

無與于天命邪。謂中庸不言心乎。即喜怒哀樂竟何從起也。曾
子之思。豈其曰不言不備。必衡繫以示人邪。孟子之時。言性者
紛々。成賊矯揉。不可勝闢。故直探心而言性。曰無四端者。非人
也。足明人性之無不善焉。因表測裏。舉顯探微。欲使人自識其
心真。而毋以不善困性。猶曾子之思之旨也。大抵性無不善。而心
之出入存亡。猶介于可善可惡之間。故言正心。必先誠意。言盡
性。必曰至誠。言盡心。知性必曰反身而誠。則無物。無物則道
心為主。天性自然。已發猶未發也。有所猶無所也。有為有欲。猶
不為不欲也。此受中無妄之初。固孔門言心性之本旨云。

韓館師
敬堂公
評漢儒
去古未遠
謂學庸
皆出子
思當必
有據世
宋儒但
知大學
出子曾
子得子
指出之
醒羣迷

大學不言性。中庸不言心。孟子兼言心性。解
漢賈逵有言。孔伋窮居於宋。懼家學不明。而先聖之道。墜作大
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蓋二書皆出子思。而孟子又其所稟學
也。乃大學言心不及性。中庸言性不及心。孟子兼之。何居。曰無
以與也。所從言之異耳。大學挽于情識。既鑿之後。故詳示其功
中庸救于性命未散之先。故直指其體。至孟子則憂彌深。言彌
備者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心始生焉。憂患忿
悵。愛惡哀矜。皆心也。心既動。性斯隱矣。心不作。性斯見矣。尹喜
曰。性者。心未萌也。蔡雖曰。性者。心之本。此其別也。聖人非無心
也。如鳥游空。如影涉水。有心而寔無心也。衆人非無性也。心之
所動。交相攻。未始有窮。終憧憧。而莫覩其性焉。是物至而人化
物也。物至而人化物。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反躬者。反乎人生而

言清理

靜之初也故上焉者超象先悟繫表喜怒哀樂靡非中和三重
九經靡非天載費而隱顯而未嘗不微也其次不知源于流澗
之未觀本于末循之蓋天命無形而憂患愛惡人所時有也憂
患愛惡人心有之第之其所則辟有所則不正靜以集其虛疏
以通其礙日感日應而汎乎無之泊乎無所將求其為心且不
可得其性之累哉然則知性者不言心在其中矣正心者不
言性亦在其中矣何者性猶水也心猶波也水至清波能搖
之澄其波而水自定矣然不可謂波非水也性至靜心能撓之
澄其心而性自復矣然不可謂心非性也至孟子而其說長彼
以為無不善之性而有不正之心也特別白而言不欲以人化
物者而淆性真也故繇惻隱以識性仁繇羞惡以識性義繇辭
讓是非以識性禮智約心歸性即惻隱羞惡無之而非性其根

見道二

孔孟真
傳心性
如理極
融極微
根了不遺

抄之辨焉夫心曰正猶淨而倪之正與不正性皆無有則善不
善二皆離矣無善之善孟子所謂性善也故曰盡其心者知其
性也知性者泯絕無寄羣情盡亡曰心盡心盡而學之能事畢
矣是道也孔子傳之顏氏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驗也顏子而
下子思契之作大學并中庸四十七篇傳之孟軻遭秦燔書獨
二篇存耳雖其幸存而義之寥寥無聞焉嗚呼書可亡性無不
在乃任其缺廢而不揚吾則為罪人耳矣

五九

評閱師許

自是博雅

又博評稿律

周禮圜鐘六變函鐘八變黃鐘九變解黃輝編脩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以合同神人細入氣微入聲因道取類統

協太和三才可坐而理也其道在樂則三宮寂著天宮取相繼

父道也地宮取相生母德也人宮取相合人情也變夾鐘曰圜

變林鐘曰函乾為圜坤含弘也黃鐘無變稱何也人主常也天

宮中春之管地宮中央之管人宮中冬之管本中聲也圜鐘生

于大辰直天明堂帝出乎震故事天因焉函鐘生于大社大社

地神也致役乎坤土之甚盛德也故事地因焉黃鐘生于虛危

有宗廟象又萬物以子始故事人鬼因焉其變有六八九何也

曰卯律數六即陰得酉冲之六也雲門之樂六變圜鐘以之又

初歷羽之羽調數當六也未律數八即陰得丑冲之八也咸池

之樂八變林鐘以之又初歷徵之羽調數當八也子律數九陽

此解六
八九之
變反覆
九段詳
明天地
人之道
五行四
時之用

得當位九也。簡韶之樂九變黃鐘以之。又初歷宮之羽調數當
九也。六變乃羽七之樂。然其声七。其變下起奏羽水。收宮又羽
始終水也。水為天根。是雲門焉。八變乃徵九之樂。然其声九。其
變八起奏徵火。收宮又徵始終火也。火為地窟。是咸池焉。九變
乃宮五之樂。五為十。然其声十。其變九起奏宮羽。終奏本宮
始終土也。人鬼歸于土。隨音而動。故箫韶九成。祖考格焉。六變
十奏而羽水生。角木冬而春也。陽以生出也。陽生而後有天雲
者。升天之物也。門者陽氣所出也。八變十二奏而徵克商。則生
角夏而秋也。陰以克八也。陰生而後有地池者。入地之物也。咸
者備也。氣周十二辰。故備也。九變十三奏。從本宮起。羽清濁之
間。陰陽之會也。人負陰而抱陽。魂升魄降。必交而後能享。故人
鬼之樂。先用雲門。後用咸池。合天地以索饗也。且天神之樂紫

疊出
奇論
玩之
不窮

微垣在子。角居之。太微垣在卯。寅宮徵居之。天市垣在辰。羽居
之。天神宜可降矣。地祇之樂。火音變而木。水音變而火。金音變
而水。木火金水麗乎土。為四象。四象交而土德中尊。有坤道焉。
地祇宜可出矣。人鬼之樂。並用亥子。丑幽陰之律。而寅為鬼戶。
亥有水音。丑有木音。寅有火音。則水化木。木化火。從鬼戶以出。
而萃于宮。五人鬼宜可禮矣。然則音止三声。止四何也。曰三統
五也。省文也。商非盡無益。去商調耳。先儒曰。祭尚柔。近之。然而
未盡也。商主殺。天地神人共惡焉。樂之流南。不歸北也。將是謂
與于寶。曰謙。臣也。沈括曰。虛人也。鑿矣。陳暘以為。周木德忌商
引佩玉。以正近世。韓氏云。然信斯言也。是夏無徵。而商無宮
也。暘又曰。天宮變六。其合四地宮變八。其合三人宮變九。其合
二巧。以乾坤咸明之。于王者。昭格孝享之義。奚謂也。吾無取焉。

此關漢之儒傳會

耳嗟夫古樂淪滅漢儒多所傳會必欲執三宮以非旋宮即國語之四宮復何說哉且一太簇而再為徵何也夾鐘陰律不可用其說矛盾迂迴而難通凡八變九變皆此類也此隋志之所駁姜夔韓氏之所疑而愚之不敢妄為解者也乃有手周禮之文以定分祀者吁

許閣師

穎陽公

評語

熟曉暢

樂變元

定而後

惟子得

其解矣

周禮

圜鍾

六變

函鍾

八變

黃鍾

九變

解

區大相檢討

周禮圜鍾禮天神函鍾禮地祇黃鍾禮人鬼諸儒論之詳矣王者父天母地保合人類參三才之理達幽顯之情未易得其解者也萬物滋萌于子建子之律陽氣鍾于黃泉故鍾稱黃冒昧于卯建卯之律陽陰之氣相夾而聚故鍾稱夾昧夔于未建未之律萬物成熟而衆多故鍾稱林變夾而言圜變林而言函者天體圜地含弘故也黃鍾無異名者天主變人主常故也樂以中聲為本故仲春之管為天宮仲冬之管為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為地宮也圜鍾之管寸七四分中含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也圜鍾為宮則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三者陽律之相繼也相繼者天之道故以祀天神焉函鍾之管中含水坤之氣所謂大社地神也土之盛德在焉函鍾為宮則

此明天
地人祭
享之異

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三者律呂之相生也相生者地
之功故以是祭地祇焉黃鍾之管九寸中含虛危之氣虛危為
宗廟也黃鍾為宮則太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三者律呂
之相合也相合者人之情故以是享人鬼焉圜鍾之為六變函
鍾之為八變黃鍾之為九變何也從其方也圜鍾為卯之為
數六其得衝而居酉則亦六也函鍾為未未之數八其得衝而
居丑則亦八也艮始萬物而坤終之其位在申甲為天之首二
儀之循環一陽之來復故甲子至壬申為九數乙丑至壬申為
八數丁卯至壬申為六數也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圜鍾以之咸
池之樂八變而終函鍾以之箛韶之樂九變而終黃鍾以之六
變乃羽七之樂不言七而言六者起聲在南宮八變至其餘或
長或短皆上下于三分之一之數其默符之于聲氣自然之應

此明六
八九為
變之異

此是
正樂
之法

如此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
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
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準則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如
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
應則黃鍾之為黃鍾者信矣故曰矢地之氣正而十二律定也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之十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續補

秣陵 焦竑 弱侯父 叅訂

邑子 陸登之 瀛孺父 纂輯

繡谷 周曰校 應賢父 督刊

說集

學說

子淵陸

深文裕公

嚴少師 介溪公 評以斯言 而揮摩 與譚名 理當令 晉人嘆 賈不能 吐一語

君子之道莫先於學。夫器弗飾不完，事無法不成，方圓就於規，矩射者存乎殼，率猶之於學也。學之時義大矣哉！繼往聖，覺來裔，參天地贊化育，皆學之功也。堯舜由是聖賢，由是不由於是則桀紂幽厲，愚不肖若是其甚也。顧世之學亦多岐矣，孰不自是哉！宜君子辨之早也。彼其合華茹英，雕肝鏤腎，浸淫百家，模

乃族之
著作妙
哉

論孝而
本于心

反說五
醒

擬六籍鏗鏘瓊玉宮商金石高辭奧義連章累牘浮績積采傾
耳炫目文辭而已焉者末也考證製作推合陰陽堯文舜治禹
畫湯章禮容樂聲鐘斛斗量因襲沿革纖悉精詳上稽千古下
辨百王制度而已焉者迹也腹貯載籍口含經史聖作賢述野
纂國紀仰淹墳典俯囿諸子意象靡遺何文不理該洽通貫歷
歷可數記誦而已焉者陋也若乃脫裂文義凌躐等節灰心幾
乎聖功速化類乎上達異端之道也耽於訓詁溺於言辭描寫
莫疑之真依稀假借之似支離之徒也若是者匪弗學也由前
言之則不全也後言之則不正也君子之學以全為貴而要於正
明諸心盡諸性以達諸天而已矣雖然泛而為之無其序不可
也且夫性者心所具也天者性之盡也心外無性性外無天學
之者其始諸明心乎本之戒懼以求其密繼之體驗以止於是

便得肯
際

不取章
句最是
明利圓
名言

極之擴充以滿其量由是七情不鑿而五性具矣萬化出矣事
天之功於是為大所謂繼往覺來參贊者不於斯而備之耶夫
是之謂學難之者曰聖賢之學以致用也學而弗用焉用學應
之曰事必有體用斯由焉不惟其體准其用猶之室而無基步
而不履難矣哉故心者身之體也身者家之體也家者國之體
也國者天下之體也孔子之於大學其論修齊治平必先之以
格致誠正是固用之說也曰聖人作經詔告萬世正學門戶惟
茲肯際子知歛華以近裏美矣循子之說固將舉六經而盡棄
之耶曰非是之謂也凡學以為身為身以為心也六經皆心
學也豈曰聖人辯且博哉况古者誦詩讀書皆為養心設也徒
望其土苴而忘其精粹反之此心不有得焉吾恐群聖人作經
之志荒矣望於天下後世者孤矣彼禪寂者吾固非之章句之

皇月官果費集

粹然如
玉非有
醞藉者
不能道

儒亦所不取也。曰名物度數古今事變不格其物曷窮其理徑約之患固子之說啓之矣。曰不然物必有理理必有義雖變故不齊斯二者不易之論也。誠使吾之虛靈者無以具之絲芥蠅興安所折衷哉物不為吾用吾反為物役矣况學之貴於全者亦非獨略於是也。顧末不先本後不加前自然之次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夫是之謂善學於乎論學至於孔子萬古之法程卓乎不可尚也。

王相國
荆石公

毋自欺說

隆慶戊辰閣試

豫南習孔教

宗伯李士

評豫南遠
於名理
故作此
說精微
透詣決
非弄以
曠者
所能道

蓋聞諸記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欲也。物至知動然後好惡形焉。故無好無惡凝然靜者心之體也。彼且無好惡而安所庸其欺乎。感於物而意起則有好惡。有好惡則有正有偏。有情有偽。若一絲之動千條萬結相尋而引於無窮。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者聖人之所絕也。聖人絕意故無好無惡。無好無惡者非稿灰其心而滅之也。書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遵王之道。遵王之路。舜舉十六相。罪四凶。文王養二老。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孔子相魯七日而誅少正卯。此好惡之大者也。而聖人無意焉。其感物而動者率其人生而靜者也。人非至聖能絕意乎。誠意而已。誠意惟何好惡毋自欺何也。彼人之意有所為而好善。有所為而惡。惡者是未知吾生而靜之初善。

以無所為而為
是誠意
精理名
言足繼
濂洛之
傳

將欺慊
閑看得
透徹故
解諸入

本吾之所有而惡本吾之所無者也。吾知善本吾之所有而惡本吾之所無乃吾意之好之惡之也。猶不免有所為而為之者。是自欺其吾心之知而意之弗誠也。今夫執塗之人而問之曰：爾好好色必好之矣。又問之曰：爾惡惡臭必惡之矣。好之故必思得之惡之故必求去之。此非有所為而好之惡之其意誠也。吾意好善必如好好色者。吾意惡惡必如惡惡臭者。毋為人而欺其好惡矣。而吾心所自有者一有弗盡所本無者一有弗去則亦一念欺乎其中者。吾皆毋是也。然後好之惡之之心慊慊則不欺不欺則意誠矣。然又曰：慎獨何也。凡欺之生必起於意者也。凡意之起莫微於獨者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夫鑒於視且指者之衆而始慎其獨。此與小人閒居為不善者若有間矣。然有所為而為之者亦自欺也。慎獨者毋自欺。

以慎獨
為求絕
意以世
意為安
汝止所
謂信手
拈來頭
頭是道

以孔子
為止至
善以顏
曾為知
止此論

於獨者也。吾意未好善也。而慎其所以好之者。吾意未惡惡也。而慎其所以惡之者。謹於一念獨覺之中。以養其人生而靜之體。乃其感物而動也。則將常感常寂。日與天下萬事萬物相酬酢。而謂之一心不起可焉。是不待夫意之動於好惡而後戒。夫自欺也。毋自欺於獨者也。毋自欺於獨者。未能絕乎意而求以絕乎意者也。絕乎意者。大學之所謂止也。虞書先言之矣。曰：安汝止。止者。人生而靜之體。未動於意者也。動於意則有好惡有欺慊而弗安矣。夫人心譬若止水。澄然一源。風感而波生焉。則洶湧濤迴異狀也。慎獨者。非以慎吾心之所止安焉。而不動於意者。欺惟慎獨而後能止其欺之所自生。獨之弗慎而有一念之動於意。即引於自欺其勢不至。作好作惡為天下害不已也。聖人絕意無獨弗慎。止於至善者也。其次知止而得之。顏子於

甚超

視聽言動非禮則克之其久也坐忘其庶乎止而不動於意矣
曾子隨事省察求其意之動於欺者而戒之一貫之唯也其亦
止於一而貫焉者乎若二子者毋自欺於獨而得所止者也予
觀大學一書明明德於天下者其綱條何燦然備哉合之惟好
惡毋自欺毋自欺惟慎獨而慎獨惟知止知止斯知所以止於
至善矣予故億其意而為之說云

看詩大
學一貫
深於理
學者

求放心說

萬曆癸未閣試

爾張李廷機

侍讀

心學
最難
言子
獨斷
與非
實理
不能

靈根洞
徹故語
多玄朗

夫學則在事心矣蓋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而命之曰天君虛
靈具焉變化出焉渾然存焉耳矣奚以有放也不放安所事求
惟其與接為媾心日以聞百相引也百相媯也心與物兩相
為劇爾然而莫知所止於是物為主而心為役而迺有時乎放
矣求之云者非別以一心求此一心也謂其返性於原而歸心
于初也故曰操則存舍則亡存即入矣亡則出矣然而入之易
未若出之易也嘗試求之而得其所由放焉者凡物欲之媾於
前也一有所溺焉則放即無所溺也一或不省而滯其情于事
焉則放即無所滯也冥然莫覺嗒然莫知其所如則放何者中
無主故也無主則形氣得以滑其天而情欲得以擾其府于是
形閉中距而神無由入矣然則曷從而求之曰操而存之焉耳

語入精微直窺心學與

理趣淵然詞旨

矣夫水之性本清而土汨之人心本定而物引之故水也澄之則清矣心也斂之則存矣是故一而不雜虛之至也應而不宰直之至也嗜慾不載靜之至也戒懼不懈靈之至也不為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內凝內凝則泰宇定泰宇定則通乎神明矣故能寂而常空動而常覺入而與陰俱闔出而與陽俱闢自無蹠有自有蹠無卷之不盈乎一握而舒之俱乎六合也夫是之謂求放心夫是之謂學嗚呼世之事心者蓋亦多岐矣徇生執有而索諸事物之鄉則失之外根極希夷而索諸冥達之域則失之內夫外韃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攫內韃者不可謬而捉將外攫二者將心不得寧而何以使其不放哉故求放心者必如程子之靜亦定動亦定而後可

知命俟命立命說

得全莊天合編脩

夫命之說何昉乎古人以為莫之致而至者也人生而性既生而有窮通得喪之遭不知其然而然若夫冥之表有不言而傳者焉豈非命哉夫性一而已而窮通得喪物之而畫之厚薄判然不相移易吾意夫造物者不若此其拘也抑非獨拘也又且謬鑿為其天顏而壽夭厄孔孟而縱癸辛然則終无定數耶曰是有效于數十年之後而兆于數十年之先者不可謂非定數也然而非所論于性也性无穷通也而窮者自窮通者自通矣性无得喪也而得者自得喪者自喪矣吾烏乎知其然吾烏乎知其不然吾而闇乎是无以異于盲者之宵行也苟陷乎穿過不在足矣所以貴知命也倏而來不可禦何用吾之將迎倏而去不可圍何用吾之留滯所以貴俟命也其去其來如浮

雲聚散于太虛。而太虛不為之。有无。吾又安知穷之異于達。得之異于喪乎。則穷通得喪之權。有不在冥。而在吾方寸者。所以貴立命也。故謂飲啄皆前定。而无所容吾心焉。非知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听之。非俟也。尽人事以回天命。而窮可通。喪可得。非立也。玄覽乎。声臭俱泯之先。洞观于思議不形之域。所謂知命也。有主而惟時之所值。无待而听物之自来。所謂俟命也。一息而始終。宇宙徑寸而吐納乾坤。所謂立命也。故曰天壽不二。脩身以俟之。夫天壽不二。非知乎。脩身以俟之。非俟乎。是乃所以立命矣。然則顏之夭。之者見其天。而顏未嘗夭也。跖之壽。壽之者見其壽。而跖未嘗壽也。故陶唐氏協万邦而雍和之。猶比之太虛浮雲。而况富貴福澤。達人所穢者。又何足論乎。則顏子之三十二年。已足以凋三光。而孔子之說七十二君而不遇。

亦足以陶冶字内矣。此之謂知命。此之謂俟命。此之謂立命。又何必變促景而享喬松之齡。化下僚而履勳華之位。然後為立命哉。至于據高位。度永年。而播其惡滋甚。此受与跖之不幸也。而又何足稱也。雖然。周召非知命者乎。而尚書所載。其言命晰矣。哲命也。而欲自貽。永命也。而欲敬德。誠民以祈之。吾繇是而益信。數本无定。于心也。定于心。則謂之有定。數亦可也。使以世俗論之。謂周召有志乎立命。則可。謂其知命。俟命。則木也。豈不諄哉。故言命者。无索諸冥。之表而可矣。

不韜法姑言命者天索諸冥之表而可矣

世命命之謂天自志于命限下謂其味命對命限木也豈
益計機本天定之乎心也定于心限體之自定機也何也對心
矣皆命也而俗自謂命也而俗謂命者非味命者乎而尚書而薄其言命也
而又何足辭也野然周於非味命者乎而尚書而薄其言命也
命者至于赫高計其不平而計其惡也其此受也之不幸也
可必變則景也事齊林之錯也下對而對也其此受也之不幸也
公且又冠也其也矣此之謂味命也其體對命也其體對命也

王閣師
荆石公
評超三
識見徹
味玄是
重玄是
深于命
者

知命侯命立命說 九月中旬閣試

幼安劉曰寧 編脩

命可知乎理與數參而命行焉適然遇之以為通為塞而人不
得尸也遂強而名之曰天之權而天亦不得尸也吉凶悔吝若
循環而命默相之如斗之樞權之衡也何以明其然夫機智勇
辨是知者所挾以與命爭衡者也然或拙速而巧者遲知困
而愚者通勇負而怯者勝辨屈而訥者伸此必有所以主張根
抵于其間者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斯善言矣假令夫人
而皆見及此即機智勇辨可以盡點不用而游意于若休若浮
之境眾人仆而我獨立眾人馳而我且俟直將以造化為齋蟻
天下豈鮮立命之聖人哉然賢若狂者則不知命之過也莖
草可以為占而朽甲可以為卜物固有先見矣豈以人之聰明
為弗如哉無心者觀物而有欲者不明自古言之矣匹夫匹婦

此言衆人聞于命

蓋亦有指引天命者然計窮而曲自慰藉困鬱而鳴其不平此非真能知者也不真知則生將迎將迎而不化則生輻輳又不已則生怨尤直以造化為可釣物為主我為客鮮不遷矣物為重我為輕鮮不仆矣衡命刑戮之民接踵于世而終不悟之足悲也夫惟聖人玄覽在聲臭之先而神明在知識之外知物為幻化我為真宰其行也為櫻寧其止也為葆光其貞遇也為居易其倘來也如石火其貞去也如浮雲歷元會而吾之不刊不磨者自植立于宇宙夫是之謂俟命夫是之謂立命夫是之謂知天之至夫鏡非求人而照之也洞然空虛隨象而賦以俟乎人之自來妍媸畢見而鏡之明無損吾視其洞然空虛者不遷也世俗之所稱為悔吝為吉凶可涕而笑者夫之貌之妍媸而已聖人以吾心為鑑以感遇為容形故物感而我俟我不與之

此言惟聖人能制命

詞雅馴而說理獨至

俱遷物行而我立我不與之俱馳彼以世變為江河而我鎮之彼以造化為桎梏而我忘之惟至于忘是曰至人故曰聖人先天而天不遺知之至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斯難言之矣學至于知天即堯舜孔子何殊哉二帝當其隆玄聖值其否天固有定不定乃其立命一也宋儒謂聖人以人合天以義立命而宇宙在其手其然乎

田館師
大田公
評胸中無
物筆底
另開一
境不可
以世諦
求之也

知命俟命立命說九月中閣試

周望陶望齡編倫

古今之言命者多矣吾以為莫核於孟氏之一言曰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蓋我之所有者聰明智慮也物之所櫻者得失順逆
也奚根奚抵而有聰明智慮奚予奚奪而有得失順逆我且不
得與誰為與者我且不得知誰為知者求其根抵予奪竟不可
得遂強委之曰是殆有真根抵予奪之者與若上之令下而東
西南北不得不從蓋就其窈冥無所司主以號之為天為命非
以天司命也然物有生復而我之聰明智慮無去來役者不居
行者不立云云者無所待故物馳而我居物行而我立物感而
我俟內外之分賓主之形可坐知矣是故智覽聲臭之初明照
觀聞之外之謂知守常然而獨往任眾象而自賦之謂俟即晷
刻而坐歷元會變混闢而不磨一真之謂立知我無煩之謂居

皇明館課續集卷之十

微解與
肯便可
咫尺南
華

易知我無壞之謂修身不知者物來則迎物去則隨道弊而不
得頃日之息知則後隸而驅走之耳而我居矣不知者物以強
觸之遽仆物以重加之遽壓與俱流遁與俱偃仰知則玩其潛
躍飛伏耳而我立矣居矣其馳立矣其行既至矣莫識其所以
致夫莫之致則莫之知然則所謂知命者殆亦知其不可知者
耶嘻不知之知至矣哉

太倉王
閣師評

融洽
之馬雅
之詞

知命俟命立命說

九月中旬
閣試第一

玄宰董其昌

庶吉士

古之以神道設教者若易象若箕疇其于吉凶福極之故詳哉
言之矣乃一切委之于理而不聞有命之說何也皆為立命者
也然立命之道非可槩語而言凶福極之應又有參錯不齊而
莫可究詰其由來者則世之人以為天竟不可信理竟不可憑
而各竭其私智巧力以為趨避之計孔孟有憂之于是有知命
俟命之論其以濟易範之窮乎且曷言乎知命俟命立命也語
曰珠玉在肆觀者不取一兔在野衆競逐之定與未定也物之
定者莫如命彼其大塊為冶陰陽為爐同焉皆得襍爾密移豐
之非亭育之私嗇之匪虔劉之志此分一定有鬼神之所無奈
何者而世之人內迷于情欲則求勝于命外眩于感遇則求勝
于命卒之命不可勝而徒役二然為犯教傷義之人何益焉故

此論
知命
俟命

此論
立命

言命為
中人設
有見

聖人示以知命知者信也信其本定而一舉念不敢與命爭也然昔之言知命者若養形之人方之逃雨怨誹之士等諸落葉彼但可以息躁競之心未能免尤悔之累乃聖人又進之以行灑迪之以脩身若良農待歲良賈待價非但委運于天一無所事而已此俟命者也若乃聖人之立命者不然朕兆未分安有理數五行不立安有吉凶宇宙在手陰陽為柄則有先天而弗遠贊化之不及者而豈為命之所制乎夫命不足以制之則不言命可也而曰知命曰俟命曰道之興廢有命而若不能以自主者何也曰為中人設也為中人設而恐其不吾信故聖人借命以自解孔之窮顏之天堯舜之子之不肖五百餘歲之不復生聖王皆以命際之若曰命之為權非獨衆人不能挽雖聖人亦無所施其力也豈惟聖人不能奪雖天亦不能自如其

更見湛
思

反振
然

命何也則安可不知且俟也或曰信如孔顏之遇則立命者獨不制于命耶曰不然大易三百六十四爻皆反凶為吉者也何嘗聽命也若夫彭殤齊壽窮通等規達者能之而况聖人乎聖人之所謂吉凶禍福者与世俗異顏以仁壽孔以道王雖要諸千載而終能齊造化不齊之數故曰立命也李鄴侯有言君相造命不言命夫使聖人而言命則孔子轅環七十二邦可謂不知止使君相而言命則堯之傲湯之禱尹之任其為衡命者耶

二岡官果書集卷之二

候氣說 萬曆己丑閣試

周望陶望齡 編脩

許閣師 頽陽公 評 他作 並剽 實見 博如 子方 是作 文

樂之作何也。以示同也。大同之道。三才合體。幽明一量。雖然。世之懵者。不得則疑焉。聖人曰。形氣聲三者。豈非所繇為人者哉。一可見而兩不可測。可見起闕不測。成通聖人。舍其闕而用其通。於是因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於人。而占天者以氣。人無所不通於天。而格天者以聲。聲氣之為同。易知也。叫嘯啼呻。偕聞于天。而為八音六律之制。以寫之。氤氳欲均。觸乎物。而為密室。緹縠之法。以候之。絲竹灰琯之為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後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顯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謂樂之用神。而聲氣為微妙。噫。亦繆矣。候氣之法。始見於司馬彪續漢書。後史言之甚備。其制先治一密室。令地極平。以木為案。置十二琯。各如其方。實以

言言

人而子顯
之而子顯
難而子
易而子
手拈來
頭是
道

葭莖之灰覆以輕縠埋琯令其上齊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
止唯黃鍾琯應之餘月皆與律琯長短相應如鍼之治病深淺
蹈窾則氣達耳布方列位徒取備制寔無與也語曰東風至而
酒湛溢蠶吐絲而商絃絕冬至而麋角解月虛而魚腦減故草
知歲莫紀日燕識社此以物候者也度景而占豐凶登高而察
氛祲此以象候者也人之於氣喻若魚水春女思秋士悲神以
序易意以時變奚非候哉葭莖之制取微於顯託驗於必非有
他謬巧也然琯乘於氣自長自短聲出於琯自清自濁陽萌於
後故子月為天統音尚其中故黃鍾為君聲因天因地能鬼能
人道生數數生律自然為綱故足貴已而鄙生小拘務新臆見
傳會義理自司馬遷以來去古甚近皆云黃鍾八寸七分或云
九寸要不甚遠而李氏信呂覽浮浪之說執以為三寸九分夫

見得真
說得透

歷世以降諳解非泛沿襲未舛猶可無論至于子月符候正由
九寸之琯應時飛動未聞其乖因氣辨聲可為左驗至於次第
益之則高亢而不倫次第損之則纖伏而無聲季通之辨斯為
確矣大抵聲之應律如氣應琯空穴竅木風觸為聲中於宮商
莫知其然又况于八音之為器哉凡謂古樂未亡者非求盡合
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哇奏之而無繁亂於以宣八風
而平六氣不難矣論樂者幸無神其說而深言之

言

言

評閣師許

律曆史漢書志

候氣說 萬曆己丑閣試

昭素黃輝 編脩

昔者黃帝截竹造律制鍾協笛律用中氣笛用節氣律則鳳之節也。呂則凰之足也。夫以軒轅之神御伶倫之聰律本嘿成而氣順自然矣。何氣之候哉。候氣者為律以待氣而就氣以驗律也。夫氣無心也。以有心待之。其不盡驗也。夫何怪。何者神不調氣。聰不造微。而法之工。密是主。則合者偶然。而不合者固也。續漢志天子常以日冬至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三室。重戶布緹縵室以木為案。置十二律管。各如其方。寔以葭灰覆以緹縵其法也。漢殿中候用玉律十二。靈臺用竹律六十。竹管取其自然。負虛玉管取其縝密。而潤其用也。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為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厥法甚詳。然開皇用之不盡。驗牛引引故記。寬猛縱暴之感。為隋文所

此漢之候氣說

此隋之候氣說

此候氣之驗

此候氣之不驗

窮隋文不足道也而弘對亦良失之據漢志太史以候狀聞效
 則和否則占是自漢以前業有不驗矣即所占不可知然皆命
 曰不和是惡可以智力移反衡哉隋書以為律有相生有相攝
 相生者相變相攝者相通相變者異時而各應相通者同月而
 相應之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感寄母中應也審若是
 則古之飛灰效和獨無子母乎若之何不攝通而寄應耶然信
 都芳候雲色制輪扇与管灰相應若符契張文收斷竹十二吹
 之和叩隋啞鍾皆應布管灰飛如月悉驗又何奇也毛爽以為
 後漢尺長杜夔憑制律候氣灰不飛奏依汲冢玉尺灰乃飛芳
 與文收生先後爽所用尺漢邪汲冢邪不可知也然爽固隋人
 言尺律之效飛灰已矣彼其于和不和未暇也或曰候氣非難
 制律難制律非難協古尺度難是則疇不知者願律呂寸分諸

此下詳言協古尺度蓋所以制律而候氣者

家互異即黃鍾一管已若聚訟然宮五土也而李文利以為極
 清安人哉必也從古則今尺固不可用也唯司天表尺較市尺
 八寸而強實郭守敬所定守敬精律歷必非苟然者試取黑黍
 之中粒昔而衡累之九十其粒命曰九寸適与表尺合以尺截
 竹管竅上下均容一千二百黍者吹之與人之最下一声合是
 黃鍾之管也持是而候氣必驗乎曰愚未之敢知也漢法藏律
 內卑外高蓋本子末午云至隋乃樹之疑無以迎氣然沈括朱
 子取之今宜何從焉古者竹灰黍皆取之有地然古今地氣土
 宜之變已不可執又漢殿中玉律以候月靈臺竹律以候日昔
 人謂月律當一上一下生如次日律當用蕤賓從重上生乃史
 遷劉歆京房淮南之說孰為是正必可行于今無疑邪沈括發
 明隋志以為冬至陽氣距地九寸然地有高卑將惡乎準之蔡

管有定
氣無形
二話盡
候氣之
變矣

季通欲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則吾恐伶倫之竊笑也愚以為
管有定氣無形以有定待無形毫忽易繆而信不可知矧曆象
歲差推步多爽即先後二至五日間說已遷就猶不必驗也宜
管氣之候猶表測晷也晷長為潦短為旱奢為扶氣之和逆胡
獨不然哉借令律尺法制一一如古人乃氣固淫厲乖縮管之
且奈氣何也周衰不之神瞽漢以下不之信都芳張文收然其
為樂可知已班固有言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
風氣正十二律定嗟虜是黃帝之樂也

許閣師
穎陽公
評

心細
理精

窮理盡性至命說萬曆己丑閣試 宇泰王肯堂檢討
夫欲明窮理盡性至命之旨則必講乎性命之說而後可也夫
人之與生俱生而具于心是之謂性此人之所知也人之智愚
窮通壽夭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是之謂命此亦人之所知也猶
二之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則性與命一而已然則若何而為
天命乎中庸固自解之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
為天也然則杳冥沕穆之中有不可得而已者固性所自来耶
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知無為之
者者可與言性矣而性之中條理井然吾不得已而強分則說
其生生謂之仁就其宜謂之義就其秩然有文理有循據謂之
禮就其明而能照謂之智就其無妄謂之誠合而名之則曰理
理之名上古書无有也蓋自繫易者始也宇宙建立往來于斯

此段明窮理

理之中如海一漚耳而况萬物乎而况人乎而况我之一身乎而又惡乎窮之彼且無算數彼且無涯際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窮萬劫而未始有盡也吾又惡乎窮之則理終不可窮耶曰理一而已而其分殊吾就其分殊者而從事焉則已縱心于不可窮之域而又烏乎窮之其弊在不知一其可窮也耶曰一亦強名也吾不知其不可窮也又安知其可窮乎仁以不忍為端吾日消其忍以全其不忍久之而無往非不忍矣然有不忍者在則猶未化也吾窮之并其窮不忍之念而亦窮之而仁體見矣義以不為為端吾日消其為以全其不為久之而無往非不為矣然有不為者在則猶未化也吾窮之并其窮不為之念而亦窮之而義體見矣以至禮智信莫不皆然枝葉盡而根露源流而上之不已而源窮求日減不求日增減之又減以至

此段明盡性

于无而性體見矣性不可言也吾且以仁言之仁者日完其不忍以消其忍二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不仁者日恣其忍以消其不忍不忍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亡焉是豈非性也哉性猶國也理則其國中人物道里山川之悉也窮其人物道里山川之悉則能盡其國矣故窮理之外無盡性之功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無一而非窮理之功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無一而非窮理中事也而專指格物為窮理欲汎求於事事物物之中者理不可窮也理窮而性盡矣則又何以言至于命耶曰天下有知性者有養性者則其為道常二猶器之于手不如手之自用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天之命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君子之道至于一而不一如手之自用則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

此段明至命

命至

此等見
解似不可
解似不可

夫是之謂至矣夫是之謂盡性夫是之謂窮理今夫嬰兒生而
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
筆而後能書此人之所易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于屬文
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于刻瑀理不窮性不盡有介蒂焉係吾
之胷中而不化吾方受羈之不暇而又何能絕軌道而馳其為
難也不既多乎故窮者索而無有之辭也盡者竭而無餘之意
也索而無有竭而無餘者忘之至也如言者之口不知有聲如
書者之手不知有筆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焉莫知其所以
然而然凡塗之人能言與書者皆然也而至于語聖學則不欲
其忘者欲其忘者必以異端目之失易繫之旨矣

許閣師
穎陽公
評精而
意詞辨
正詞辨
而我僅
見此作

窮理盡性至命說
高曆己丑閣試
周望陶望齡
探花編脩
性之未始有性者其形釋也故盡矣理窮性盡故曰至於命曷
其流也故窮矣問盡性曰水盡於水其實未盡而無冰名知
問窮理曰窮於海其實未盡而無川名知理之未始有理者

識探元
始剖破
鴻濛

明之明之以子思孟子之言也二子者俱常言命常言至于思
曰無聲無臭至矣孟子曰莫之致而至命也彼且無聲吾烏得
而名字之彼且無臭吾烏得而肖貌之無聲無臭者名字肖貌
之所不得加也莫之致而至者至以莫致也凡所云理與性與
命者皆不得已而強名之者也凡言或形之而名倚以起凡立
言必揀諸末流而還示之以先理之名倚欲起天下多襲其耳
目而不能返聖人曰是不有處於欲先者乎而定其名曰理性
之名倚習起情恣而成流二同而成俗以為是固然耳聖人曰

愈精愈
微入玄
入妙

千古未
啓高輪

是不有處於習先者乎而定其名曰性命之名又倚理性而起
 言理者執而求之聞見聞見者無窮之端也言性者執而求之
 意識意識者無盡之境也聖人曰是不有處於聞見意識之先
 者乎是愈不可名矣而強名之曰命是故無欲為理欲境盡則
 理名亦窮非習為性習染窮則性名隨盡即理為性即性為命
 俱窮俱盡三歸於一而一者又茫然無所在則命亦不立夫無
 所立者謂之立命而莫之致者謂之至命也曷明之明之以夫
 子之言也子曰吾五十而知天命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回
 也其庶乎屢空然則無知乃聖人之知天命邪回也如愚故庶
 幾焉子貢多學而識故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亦曰賜
 不受命而貨殖焉蓋求之無窮者以為富而無盡者以為贏如
 居積然故譏其貨殖彼以富與贏為不受命此以窮與盡而至

被周望
道破

於命斯不待覆觀而可知矣然窮理非黜聞見也盡性非刻
 識也知海會百川則百川皆海也知水之為水則不必鑿水而
 更求水故知命者必知聞見皆理意識皆性無窮即窮而無盡
 即盡也是言也下學上達夫子之學也非二氏學也即有以愚
 之說為二氏學者愚不敢任也

言

論師許

窮理盡性至命說 萬曆己丑閣試 季平周如砥檢討

論師許 純然正 論而文 六清圓

窮理盡性至命說 萬曆己丑閣試 季平周如砥檢討

夫理性命難言哉以其難言也儒者將遂置之已邪曰既曰理

矣性與命矣吾且惡乎置之雖然亦且惡乎容吾說吾誠窮之

盡之至之乎不必說也徒曰說之而已古之人固已備矣世儒

者非昧其說之患而厭其說而求新之患也蓋吾讀易至窮理

盡性至命之云而得吾儒二氏之辨焉吾儒之言性命也合乎

理而言之也二氏之于性命則誠諄二矣不聞言所謂理也夫

理者性之真體也性至一而條理各殊以故理之名歸焉而

逝而求其所以與我者于是乎名之曰命有如遺理而為言也

是性空虛而命杳冥也必不然也夫孟子不嘗言性善乎哉善

者理之謂也粹然七篇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之天然而世儒

者習而厭二而疑則歎二然少之自宋而已若是矣而吾必以

無一語不出心
曲語不充
一在理與
一切子
一書禪論
一非出然
一正人矣

孟氏為長何也。世不無駢枝。不可以槩形。人不無下愚。不可以
槩性。二善之論。操其大槩者也。且夫駟虞之仁。鵲鴿之義。相鼠
之。禮。老。馬。之。智。物。誠。有。之。而。况。于。人。乎。物。得。其。偏。人。得。其。全。斯
性。命。之。本。體。乃。遺。本。體。而。空。虛。杳。冥。之。譚。即。微。孟子。吾。闢。之。矣。
夫。性。未。嘗。不。空。洞。也。命。未。嘗。不。淵。微。也。要。之。理。得。故。私。不。容。私。
不。容。故。形。迹。融。馬。靈。臺。中。炯。天。人。共。貫。矣。然。則。窮。理。者。正。以。還。
其。空。洞。而。契。其。淵。微。者。也。非。若。彼。空。虛。杳。冥。之。為。道。也。故。夫。性。
無。方。而。不。可。盡。也。理。為。之。方。也。命。無。階。而。不。可。至。也。理。為。之。階。
也。孔。言。知。命。亦。曰。不。惑。顏。氏。子。最。為。潛。心。矣。一。視。聽。言。動。不。忽。
焉。是。以。格。致。誠。正。乃。稱。明。德。道。德。九。經。上。通。天。載。則。豈。非。窮。理。
之。為。寔。際。也。與。吾。因。之。有。感。矣。聖。人。之。盡。性。知。命。則。窮。理。是。也。
聖。人。之。窮。理。則。格。致。誠。正。之。類。是。也。蓋。窮。云。者。究。極。此。理。之。分。

量。若。所。謂。擴。充。四。端。云。爾。而。世。儒。者。直。以。聞。見。柴。柵。焉。已。矣。意。
性。命。荒。于。虛。無。理。雜。于。柴。柵。心。學。何。時。而。明。乎。吾。未。能。明。之。也。
而。有。志。焉。竊。取。易。義。而。為。之。說。

評集

評仲長統昌言崔寔政論

爾張李廷機侍讀

余問師
同麓公
評際如
宏其兩
許其則
品騰則
又斧也
之嚴也

昔在漢季皇風不軌內則寺人有握符之權外則豪臣有跋扈之勢呼游之風倡于上羯彘之習成于下其失在於因循而不振也于是仲長統書于損益崔寔著論于猛寬竝欲更制嚴法以損一時之弊議者以爲篤論弗可尚也愚嘗因其言而論之曰古今之譚濟理者尚矣大歸務因仍者以禁然為敗俗尚革易者以包瓜為釀亂此皆一曲之見而未為通方之論也夫以國步傾夷皇紀濁亂綱解而不張防决而不止斯時也循故則危剔弊則安優柔則亂勵精則定故曰衣久而不浣則垢器久而不習則朽鑑久而不刮則蒙絲久而不理則亂此損益之大常不可易也然而易化有漸制俗有經藉令不講于空民之

此評
昌言
之非

文法
變
調
換
逸
翻

方不揆于緣法之理而徒以一切峭峻之法紛擾天下將見魚
亂于網罟之多鳥亂于畢弋之衆而天下始脊之多事莫救
之能救故思以為二子者懷憤俗之思申救時之論其言雖切
未免有遺論也夫統之言主于損益時政故欲削侯王之封國
限賦隸之田畝復則以懲淫循什一以定賦夫三庶孽之封
在漢初誠過然自分王子弟之令下稍以削奪至于春陵首義
之後僅食租稅而已安所復制也素封之君誠有殫財役貧以
至田野連方國館舍布州郡者必欲以法繩削之幾何而不釀
變乎法自殊死而下為髡鉗髡而下為鞭笞曷嘗不足以懲
奸而止慝奚必施之不可贖之刑而法始重也文景約已裕民
三斗而稅一後世以為美談迺欲加更賦之制增官司之設猶
之乎刮肉而療痛也益不可為通論矣是統之言未能免于後

此評
政
之
非
論

汪洋
灑落

世之議也至于寔之論政以為寬之則亂嚴之則平乃欲誑王
道而參伯政先刑罰而後德教不知繁脂密茶不如畫象之無
犯也鷹距虎冠不如鸞鳳之不殺也彼徒知梁肉之不足以理
疾而詎知藥石之不可屢試也哉大都安民者必定其本談治
者必究其原是故厚下安宅政之本也嚴名峭理政之末也守
成由舊治之經也救偏補弊治之權也昔者商鞅為政更秦國
之制專任力政一時亦稱富強然使黔首重足而立側目而視
後世稱殃民者必以鞅為首故變法不足以為鞅功而足以為
鞅罪也信如二子之論安知其不為鞅之流哉故昌言政論者
不足以為人主訓也

王相國
對南公
評

史與
文不
同不
可以
文論
破劉
氏之
謬而
問學
才思
俊逸
負復
信奇
士也

評史通 萬曆丁丑館試

貞復楊起元 洗馬

明于史之大義者而後可以論史矣夫史何為而作也徵往事
 示來者勸懲人心維持世道如是而已焉者也明此義也則後
 之史雖體裁各出猶可以略其底而節取焉否則銖銖而較之
 屑屑而摘之即聖人之經亦有可疑者矣予觀劉氏史通之作
 大都舍大義而為小節之求也其謂史有六家一曰尚書家二
 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而各本其所自出嗟夫此論文之道而非所以論史也昔者孔
 子之作春秋也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攘夷尊周懼亂臣賊子
 春秋之義也聖人豈嘗擬古而為若是之文哉且自書契以來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為文亦繁矣聖人皆點之斷自唐虞而
 下為尚書者僅百篇焉以為是足以垂世立教何以繁文為也

歷叙尚書春秋左馬班范得失如指諸掌

摘取史通論書春秋二事之失以例其大者

是以春秋筆削魯史據事直書褒貶特嚴于一字之間俾見之者燦乎華袞凜乎斧鉞足矣而又奚事乎說之詳此聖人之意也左氏失其意始作傳作國語已不勝其文矣然其旨亦主于立教司馬氏雄才也且練于世故乃變左國之體而作史記凡五十餘萬言噫何其繁也然其寓意亦甚微焉班范而下祖其文不祖其意而史之意遂以湮無矣文勝而滅質之過歟夫史文勝孔子嘗嘆之矣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故論史者未可

辨駁史通議論精當知愧服

考証精核

論李病于博尤為知要

之以為嗜殺之戒耳劉氏乃以例議之吾不知其遵何例也于春秋亦摭摭而譏詆之以為列國赴告率多飾詞若罪吾孔子之輕信者且魯事多諱以為丘也過人必知之則春秋非聖人之直筆又何以敢于誣聖也觀此二端則其他所評議從可知矣嘗考其自敘少讀尚書未有得乃從事于左傳迹其所學蓋亦鹵莽之甚顧不勝其自是好高之念喜于持論而不顧史通十卷三十餘篇大抵皆任已見以攻前人之瑕逞已長而摘古書之短其于史之大義槩乎其未有聞也欲以明史而反以晦史故曰史通者史之塞也至于不諧時論而取子雲之太玄以自况以求知于後世不亦勞乎是以學者之為學也以明大義為先最病其博而窻要諸葛武侯讀書獨觀大旨是以為漢鉅儒而漢儒以五十餘言明堯典二字者陋也劉氏之論史亦

篇末不知
關倒復知
幾而極
揚之極
得評論
之體

此類也。雖然吾獨取夫知幾之語。魏元忠也。曰無汚青史為子孫累。其耿介之操可尚也。他如二長之說。曲筆之譏。種之多可迹者。要亦史家所不廢也。獨其牽文暗義。而史通為妄作耳。嗟夫。劉氏之用心。志勤矣。又久于史職。其評前史也。且未之當也。今愚以承學。復取其評者。評之。蓋凜凜懼焉。

王相國
荆石公
評

以寬
嚴不寬
滿會
規許
嗚甚
確而
磊而
落而
麗而
洋而
河寺
才致

嘗考西漢書稱一時相業之盛。其先莫若蕭何。其後莫若丙魏。

蕭曹丙魏相業評

元徵唐文獻狀元脩撰

古今人歌慕而誦說之。無庸思多言也。然愚有差不滿者。兩公馬謂曹相國微傷于寬。魏相國微傷于嚴耳。夫參佐高帝。定天下。攻城畧地。居功獨多。諸侯王皆欲躋之。鄭侯上。豈其無所建。立也者。而遽少之哉。顧參所與相者。惠帝也。終惠帝之身。高后擅用事。諸呂橫甚。無日不耽。大位積之十年。而難始作。參以改元。代何為相。距謝事之日。則惠帝之四年矣。中間豈不可嚴為繩束。折諸呂之萌乎。而徒用蓋公黃老術。取無為清靜。卿大夫以下。欲有所開說。輒飲以醇酒。豈宰相事耶。蓋參亦嚴憚高后。知其無可奈何。縱之亂。徼之六亂。且摧擊功臣。有沮心焉。微絳侯則大事去矣。然而參終以黃老奉福者也。吾故曰參也傷。

皇明會通卷之十評類

廿九

老吏斷
案相當
心服筆
底精光
燦射

巧思
奇語

于寬也。至于宣帝厲精為治，綜核名實，其時利用寬矣。相則獨以嚴佐之。夫相與古號為同心輔政者也。人言有吉在相用嚴。不可不知。宣帝非可以嚴導也。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命之曰益。多相居茂陵，居揚州，居河南，皆深刻奉法。帝何以喜耶？此其故可知。已當吉為廷尉時，護皇曾孫獄中。武帝欲壓天子氣，詔獄繫無輕重，皆殺之。吉拒謁者，不納。皇曾孫始得全，遭英斷之武帝，而獨執大義，以忤上意。吾知相不能也。公府有掾史為奸，吉無所案驗。馭吏嘔相車茵，吉忍之。貴大指而不苛，小吾又知相不能也。且相所陳疏，率多用龜錯術。吾故曰：相也，傷於嚴也。蓋宰相者，天子之庖官也。五味六和，主人所具，宰相取而調和之，以適衆人之口。寧有任其所偏，快心搖目，能成上臣之務哉？故四公者，愚何敢軒輕其間，而寬嚴之用，似兩公未為得也。嗚呼！惠也，懦何不使相也？先之宣也，察何不便參也？後之君臣相遇，復相成也。蓋難矣。

蕭曹魏丙相業評萬曆丙戌閏武

櫻寧舒弘志 採花編修

王閣師
荆石公
評在筆
意在筆
先故能
轉折信
手

四段
精確

終漢之世，所號為賢相者，蕭曹揚鑣于前，丙魏嗣響于後。耳蕭以創曹以守，丙以量魏以材。蓋自孟堅諸人而後，則並稱之矣。夫高帝自沛公而起也，鄒侯首佐之，八關獨收，置書籍，追亡校而薦之為上將，斯其識遠矣。諸如約律法，給饋餉，營宮室，其所興初，規制海內，謳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衰。故曰：蕭之賢，在于創平陽侯治，黃老言用其指，相齊無已，而用之相天下，證如也。蓋自遵何約束，而外無它奇績者。故曰：曹之賢，在于守少卿尚寬大好禮，掩過揚善，不欲有案吏名。雖馭吏嘔承相車，不問也。牛喘之詰，可不謂知大體者哉？故曰：丙之賢，在于量弱翁用嚴毅甚，稱上意，條故事，陳便宜，禁止奸滑，綜核名實，所以明法宣教奉職，修業之道，甚備。故曰：魏之賢，在于材夫世之譽鄒侯者。

輕重疾
徐當機
中節文
有不奇
之奇

不以治宮室過度為導侈乎哉然鄒侯之意特欲堅帝都秦之
心而止其東耳所慮國家大計豈輕民力者耶論者又以平陽
幸當更新之會不能立法度與禮樂為漢建長久計以為負不
知漢承嬴秦之後天下新去湯火非清靜惡能寧其衆而息肩
乎故世睹于為之為而不睹于不為之為也少卿恂退讓君
子仁厚豈有量焉已以議為已獨弱翁則不無一二可譏者夫
弱翁之譏切霍氏與其去尚書副封也雖曰為漢忠謀哉然何
以因平恩侯而白之也夫許氏之與霍氏無中蠹也寧敢魚肉
之乎趙廣漢按脅丞相私事欲以自營救而相竟治誅之固當
然不有穎川京兆之績可少贖乎哉京兆尹按丞相丞相不以
為望而救之天下必以京兆尹為細人而以丞相為長者能容
士大夫也斯不亦休二乎大臣也哉何相之不出此也宣帝之

句法
通真
龍門

今弱疾
而在也
卷舌無
辭

治漢選用賢能吏數名實國富兵強威加于四夷固相之材有
以佐之然而陰駿漢之元氣開倖戚之路以孽哀平之亂者相
亦不能無一二也故愚以相非純臣特一強幹吏耳未可與蕭
曹丙吉之流同類而共賢之也

山陰王評
閣師俊
清才俊
辯琅：俊
若揮塵
而談舒
徐不迫
而斷制
處游刃
有餘當
非淺學
可到

評至言昌言罪言

四月試

季平周如砥
檢討

○夫○人○臣○之○義○未○有○不○貴○乎○有○言○者○也○世○平○主○聖○儆○戒○之○謨○興○焉○
○時○逢○未○造○皇○路○傾○危○于○是○乎○有○挽○回○之○論○其○居○官○而○任○職○明○諍○
○而○顯○諫○糾○繩○之○誼○誠○然○乃○位○在○匹○夫○而○操○清○議○亦○安○見○非○忠○故○
○人○臣○者○為○言○不○同○所○以○言○一○也○雖○然○善○聽○者○無○擇○言○故○往○往○畧○
○瑕○疵○取○大○節○儒○者○挾○策○而○談○古○昔○也○將○遂○無○所○短○長○已○耶○夫○漢○
○賈○山○之○有○至○言○也○仲○長○統○之○有○昌○言○也○唐○杜○牧○之○有○罪○言○也○忠○
○愛○之○忱○憂○危○之○慮○經○畫○之○畧○蹇○諤○之○節○讀○者○至○今○偉○之○而○要○之○
○當○否○疎○密○不○無○辨○也○至○言○之○作○也○借○秦○為○喻○惓惓于定明堂造
○大○學○脩○先○王○之○道○明○養○老○之○禮○期○於○風○行○俗○成○以○奠○丕○基○厥○意○
○美○矣○吾○聞○皋○陶○陳○謨○垂○戒○丹○朱○豈○亦○有○其○意○乎○長○統○昌○言○凡○三○
○十○四○篇○慨○時○憫○事○道○古○刺○今○如○所○稱○復○肉○刑○脩○閭○井○立○邑○長○定○

皇明館課續集卷之十誥類

十一

以亡漢
責統已
其持論
自奇

賦稅蓋鑿鑿乎言之而大較歸之委任三公以摠威福之柄信
桓靈以後之藥石也。唐自府兵廢而藩鎮橫河朔諸軍狡焉跋
扈而一時謀臣方主姑息之議養成尾大之患此則罪言之所
以作也。故其言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
浪戰其籌策時事明矣。余竊評之山自謂不憚死亡之誅以極
諫然山非極諫者也。統誠憂漢室矣而亡漢室者統也。杜牧自
治之策庶幾知本務焉。然而以末為本者也。夫文帝之于禮樂
雖曰未遑顧歲首存問即署止輦養老諸政大畧皆其已能所
不能絕者獨擊兔伐狐馳騁遊獵之娛耳。以帝天資之美藉令
以因遊于逸之說進當與古帝王並驅而山第為紛辭徐徐之
云且曰與眾臣遊宴與大臣方正論議是何言也。母亦度所能
行卑之母其高論之見乎。一日二日厥有萬幾綴衣虎賁無可

每段收
束處極
分明

有意
見

忽焉惜哉山之未聞也。培其萌蘖而禁其輪囷亦見其惑也已
故曰山非極諫者也。長統之欲復肉刑啟與文帝相左蓋矯世
之孤談非適治之通理也。井田之論抑迂矣。夫漢至獻帝此何
時執荷戈禦獸奔走不遑而責以堂上之趨踰不妄而愚所可
取者獨有任三公一語然荀文若之存至而統已參孟德軍事
矣則所謂三公者可知也。見瞽者臨窵而教之前統其可遠乎
故曰亡漢室者統也。杜牧之於藩鎮也反復形勝規畫進取而
尤以自治為上蓋罔有遺策焉。乃究竟所謂自治者法令制度
倉廩財賦諸冗務而已。復十六衛開五百七十四府而已。嗟乎
當時本務即不可知乃閹寺廢立見于劉蕡所對者亦足用寒
心矣。彼藩籬之寇此室內之戈也。彼痿痺之虞此腹心之患也。
將牧之見未及此與抑見及之而未敢言與吳有宰嚭越終不

文有頓挫轉覺精神

收煞更有氣象

滅故曰是以末為本者也。大抵諮詢欲博，故率三子之言，均足以裨補闕漏，激昂一時。若夫評品折衷，祛疵類而進之純懿三子者，豈乎其無當矣。無已，則至言乎。後世奏疏托始於斯焉。猶有憂盛危明之遺意。杜牧憤發危言，以異一悟，志有足多。長統哢哢風斯下矣。大節一虧，萬古淒涼。他尚何說也。嗚呼！舉陶勅幾於風動，大禹敷文于逆苗，姬旦銷彙于流言，吉甫收功于孝友，動為哲模，言為成訓，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評至言昌言罪言

弱侯焦竑 脩撰

人臣之立言也。主重則人勝言，而言行。主不重則言勝人，而言不行。何者？主譬則水，言譬則物也。水勝物，斯物無不浮。乃其理耳。至於言勝人，則處士辯客藉以抒憤見奇而止。奚益於成敗之數哉？嘗就至言昌言與罪言評之。未嘗不為山喜，為統與牧悲也。山逢不諱之朝，借秦諭主。至於犯天而忤雷霆，何其壯哉。迺稽其指歸，則於養老之禮，輔弼之臣，進諫之士，奉馬是時尊老更賜粟帛，即官上書止輦受之，非文帝之已事歟？與眾臣晏游，與大臣方正論議，游不失樂，議不失計。尤哲士引君之妙机，談者以不能閉邪，誅之非篤論矣。君予歌者田，不止歌者田而言進賢，進而歌者之田止。君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不止貨色世俗之樂，而言與百姓同樂，與百姓同樂，而貨色世俗之

樂止此不亦與山近乎哉。邛人運斤成風，非獨邛人能也。蓋有為之質者焉。若統與牧言，非其類矣。昌言十餘萬言，理亂損益，法誠三篇。史畧載之。時婦寺秉成，萬歲第廢，奸人擅無窮之福，善士挂不赦之辜。豈復可莊語哉！以彼限夫田，定刑制，急農表德，糾戲察苛，審十六者以為政，自謂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而疇其任此。唐自憲宗一奮，淮蔡削平，乃其後則寔微矣。牧策之自治為上，取魏次之，浪戰為下。至原十六衛，開五百七十四府，纒纒乎皆名言也。語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主之不斷而欲以起河朔之陵夷，吾知牧之言為虛車已。夫時不可為而冀其為之者，統也。時可為而惜其不為者，牧也。以賈生方之，其幸不幸，何啻千里。蓋世不患無三子，而獨難於有孝文也哉。

評至言昌言罪言

四月上旬閣試

用孺區大相檢討

王閣師對南公評

品評三言持論末一怒卓識

夫欲匡主德，揀時政，則貴于言矣。然有公言于朝廷而不以為諱，有私言于草野，不惟無補于治，而反以為過者，公者以補闕失，而私者以洩其憤懣，無聊之思，即其言不能無偏，而君子因以論其世焉。當文帝時，宇縣無事，天子方事宴游，馳騁射獵，一日再三出擊兔，伐狐，以傷大業，而朝廷日惰于事。于是賈山上言，願借秦以為喻，漢季皇路艱，塞神器，不振奄戚，擅權玩弄，威福習俗，頽靡豪猾，競起。于是仲長統慨時事之失，作昌言三十四篇，自唐府兵撤而藩鎮橫，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于是杜牧憤身不當言語，作罪言三言者，大抵皆感時憤事所為作也。間嘗一品，隲焉山意在。

三段柳
楊褒貶
曲盡其
妙

開言路罷游獵故帝選賢者為常侍諸吏少衰射獵似矣乃謂
待萬世基定始事游幸又謂與眾臣宴游而與大臣方正論議
豈王者不好遊畋之指乎山非醇儒言矣仲氏意惓惓于嚴斷
故欲復肉刑修閭井益官長定賦稅事歸臺閣專任三公似矣
然文帝除肉刑一詔仁意藹然至今誦之使窮民有喜色且人
臣者將德意是導而誘之刻乎國家方多事旦夕不支而多設
官職計并授田幾于擾爛矣故仲亦失言也牧意在懲藩鎮之
亂其言曰生人常病兵兵祖于山東亂于天下不得山東兵不
可去故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似矣直其人輕蕩工言
之耳然余觀牧所註孫武子篇及戰守二論灑然異之且原藩
鎮之禍在去府兵十六衛庶幾知亂本者至如山言定明堂造
大學修先王之道仲言法制世變有變而善有變而不善與在

末段議
論歸咎
人主尤
得題外
之肯

三公毅材藝脩武備皆救時之激論不可廢也其言有用有不
用何也則所遇之主異也故至言止輦昌言樂志罪言且負隱
引咎不暇曰罪者誠悲其遇也何者與王惕于事之所未然昏
主狃于亂之所已然而言之遇不遇因之是以左鍾右鼓懸磬
置鐸古之聖王惟牖之使言也有言之而不用乎惟恐其不言
也有言之而見罪乎言至于見罪而國是日非矣故漢祚竟移
于宦監而唐室卒衰于藩鎮言雖不用而固已驗矣然則為臣
者寧犯顏觸諱于世道清明之日毋使已受直言之罪而國是
日入于非為國家者寧使人批鱗折檻而不忌無使以言為罪
也哉

評閱師許

揚於前言擊中窳詞亦警策

評至言昌言罪言

四月上旬閩試第四

玄宰董其昌

庶吉士

夫觀時制變據必然之畫以謀國者蓋臣之深計也憂時閱世
 勒一家之言以存教者志士之素悃也而籌策之當機語默之
 應會與否各有辨焉則至言昌言罪言是已至言者賈山鑿秦
 政之弊而進者也其疏千餘言至其大指以決壅蔽養賢才漢
 文所為止輦而受者也昌言者仲長統感漢季之陵遲而著者
 也其篇三十四至其大指以一政權抑戚倖繆襲所稱為有西
 京風者也罪言者杜牧之憤河北之桀驁而作者也其論反復
 二千言至其大指欲取山東以經營四方而取山東之策莫如
 明功實固斥埃修戰具以自治宋胡寅所謂文人切事情者也
 三言者並皆稱之而遭時遇主唯言頗見採擇昌言罪言徒
 資英雄之慨矣雖然吾豈以昌言罪言不效于世也而故誣之

皇曰食言
斷至言
可使賈
山舒氣

于千載之後哉特其慮之不中窾發之不合節者固少遜于賈
山而不可掩也何也文帝諡主也其虛懷盡下不至如秦之忌
諱其時政之可長太息者亦不止于養士之缺失而山乃僅舉
一隅謂之旁通國體則不可然片言居要是豐歲膏梁之用也
見可而進是以水投水之智也此其慮中窾語合節者也彼罪
言者其蒿目之憂似與山同顧唐文宗時所謂自治之失策者
不在山東之未取而在朝政之不綱不在藩政之跳梁而在朋
黨之傾結不在王庭湊何進滔之梗化而在王守澄陳弘志之
佚罰而樊川皆弗及焉殆策士之雄譚豈攻心之上略乎乃仲
公理之昌言則有不可解者公理蓋及見漢禪者也其作昌言
蓋獻帝時為曹操參軍筆也三公之無權后戚之專政賢士之
失職桓靈之所以亡非漢獻之所以亡也公理之昌言以憂漢

斷罪言
可使樊
川撫心

斷昌言
可使公
理卷七

乎空如班彪之王命論也若以漢事而誠世乎空如王符之潛
夫論立壑自置也既無曲突之謀又乏洗耳之節言不中窾不
合節者此也或曰然則遇非賈山輒三緘其口乎魯婦不恤緯
而憂國之衰何也曰君子不云乎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
時而語之不成也謀不出位隱焉用文即可以言而言吾于漢
取賈太傅于唐取陸敬輿足矣至言且置之勿論他可知已

賈二十三篇賈誼五十八篇劉向新序六十七篇諛固不名新書也賈與諛書既逸後人偽托耳乃得與向並傳不亦大幸矣哉吾獨怪賈一昌言遽能動馬上人主胡不亟白除挾書律長沙宗正遭主迫絕猶之乎不遇夫偽託之書世猶不斬其傳又况其真者乎於戲

〇

讀衛霍李廣傳評萬曆巳丑館試

幼安劉曰寧編脩

韓愈評
敏堂公
評

漢武之朝諸將以功名顯太史公叙次功狀多嘆惜于李廣而于大將軍青曰天下未有稱也霍去病無他美獨天幸不至之絕甚矣遷之好為奇也成敗固不足以論英雄要之士生斯世斬于功見言信而止衛霍即以寵幸起然以勲庸著遷昌能掩哉鳴鏑不可嚮通定襄盧胡之捷此可以無策取乎假令徒以肺腑襲天子靈則史所稱絕梓嶺梁北河者當時在廷將吏豈都無耳目而能以虛昂居也如曰二子固上之所素知而親信者則廣自射鵰時業已有封侯之譽此不可謂無知己景武之朝廣俱用事帝常測其敗矣微獨二帝程不識與廣齊名其論廣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犯之而無以禁之此可絕口于數奇乎將在軍而殺敵固勝是求而必毀部曲弛

者觀人非見有而之章及處起抑看
比場人非見有而之章及處起抑看
者觀人非見有而之章及處起抑看

責李廣甚當

乃斗以遺敵禽是廣自為奇也如廣之見則司馬左右之翼與
 夫周官五七之步非乎壯士而不侯已矣將而虜之而法之而
 贖之而卒遠敵道以自亢絕于獄簿之急是廣死于不侯而其
 欲戾之心未死也迂自悲其數之奇以廣自况而抑衛霍為廣
 解鳴乎衛霍非真有大足紀者特不下于廣耳吾獨恨迂不引
 春秋之義繩之猥以戾不侯論也衛霍遇武帝有雄才帝又憤
 然切三世之憾竭海內以事匈奴故二子洋用其師武臣力以
 成其名非有完策何暇論金城之方畧細柳之節制乎春秋之
 義無窮征大原東郊之止一何烈也三子不勝功名之念成則
 為衛為霍敗則為李並以國卜寧復有為漢計長久者哉遷曷
 不引此豢為三子按則李不足惜而烈侯景桓真天幸也雖然
 高呂之嫚久矣微今日其誰洒之呼韓欵塞外安知其不戒心

此以大義責三子并責史迂

抑而復揚大有作法

于狼居之封姑衍之禱也是故長國家者有臣如衛霍而戒其
 黷如李廣而戒其專即管回夷而保百年不易執請以是補史
 遷之意

白雲山房詩集卷之十

○讀衛霍李廣傳評

字泰王肯堂 檢討

太史公歷叙諸將則右李廣而抑青與青並言則右青而抑去
 病故天幸數奇之說後世未有易也然非定論也衛霍雖以肺
 腑善自結于上即其材能亦足振暴狼望之北不然何不為貳
 師續哉而廣亦帝所素愛始公孫昆邪為上泣不欲令當匈奴
 恐亡之輒令居後用之左其材故無成功蓋文帝嘗識之矣廣
 嘗有所衝陷及格猛獸而帝歎曰惜乎子不遇時今子當高帝
 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夫帝嘗拊髀而思頗牧矣豈其無所用廣
 而言若是迨勞軍細柳善亞夫臨終以屬景帝而不及廣何耶
 臨事而惧好謀而成而无取于暴虎馮河者固吾儒行三軍之
 道而文帝蓋見及此也衛青之不逮亞夫遠然跡其持重退讓
 盖有古大將風焉武帝推轂而遣之固宜而廣獨摧鋒之冠耳

顧及居後故曰用之左其材則帝愛廣之過也去病雖帝愛幸之所將多選然敢深入多所摧勝亦廣流亞獨貴不省士失將之本視廣士卒佚樂為之死何可同日道則其不敗信天幸哉至于廣以失道自殺則青之始而固遣繼而急責寔致之是青之大罪也嗟乎為偏裨者為國惜士卒為大將者為國惜偏裨而為君相者為天下惜材蒐羅之不遺位置之无舛誅賞之必當而无以有已其亦可以无憂虜矣

書集

補范宣子復鄭子產輕幣書 平仲蘇伯衡 編脩

刘文公 評 思有宛 致而文 復奇俊 列之晉 語无忝 丘明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伯患之寓書于子思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復書于子產曰四鄰諸侯以敝邑之為盟主也朝以脩好幣以將誠無時無之寡君嘗命其寡大夫曰我聞澗溪沿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汗行潦之水可以為羞今列國來朝供奉玉帛以為庭實將焉用之寡人其辭諸寡大夫對曰非玉帛之是利惟禮之是供國之大體惟朝與聘凡朝聘有珪璋有庭實有陪鼎有贈賂是之謂禮禮之設立矣誰敢廢之盟主將率諸侯以禮者也若欲無煩諸侯而幣之不用是廢先王之大禮可乎寡君用其寡大夫之言惟務行禮是以受之而不辭也不則敝邑於諸侯之幣受且不欲矧欲多少

重乎蕭魚之會執事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悅于我吾子所知也當是時也諸侯之屬辱在敝邑者見之曰晉鄭兄弟之邦也今鄭之服事晉猶不敢不恭而加幣焉况我異姓之邦其誰敢愛犧牲玉帛而不以思禮乎晉於是乎幣莫不有加焉自是以來幣之重也庸有之矣然則加幣以為禮則執事之是啓若乃幣加而寡君弗止焉實白之不敏不能補察規諫以至此也句敢不伏其辜今吾子不此之累自以為敝邑賴之而重之以浚諸侯其無乃未之思乎敝邑雖褊小公賦不必盡索惟是樂卻晉原狐續慶伯國邑之賦以供伯事庫嘗有餘實也抑諸侯之幣幾何而曰賴焉其誰信之昔我先君悼公施舍出積以為民也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至於今不替則敝邑之於民也生之而不浚有自来矣民猶弗之浚而况諸侯

死於當
日宣子
口吻

轉圓之
勢愈入
愈佳

清辭俊
辨筆端
有舌

議論自
甘地步

乎凡我同盟匹也而敢有浚心恤其匱乏通其有無無敢不若曰浚之又誰浚哉或者君其奇意時作庶民罷敝土地所生不足供事以異日之加幣也悔于厥心其後初也則懼強為討其不從初也則懼無以給請之又憚煩也乃籍自以為口實乎夫主齊盟者將惟禮是講豈其愛幣禮以幣行也以幣成禮足矣豈在重乎雖君之務省番亦敝邑之所喜也禮苟無廢幣初之從寡君之始願也敢有責備我知享而已周書有之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寡君之於諸侯識其享亦識其不享不享必棄信棄信必背盟背盟必怒鄰怒鄰將不免以一矢加遺雖欲贊幣相周旋也其蔑之能矣從初幣之非禮之暎也不猶愈於不享乎執事其圖之

擬答魏錡絕秦書

景濂宋濂文憲公

王忠文 華川公 許 古雅 駁別 時流 即雜 之旨 史中 不置 能置 溜也 之辨

昔我嬴秦實長西戎獻公不我鄙夷以伯姬歸我穆公穆公不
 敢忘獻公夢國內不靖羣公子出奔穆公懼大國社稷之隕會
 齊人納惠公于晉惠公許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號畧南及華山
 內及解梁城言猶在耳乃即背之會晉荐饑來乞耀于我諸大
 夫惡惠公二三其德也欲乘饑伐之穆公則曰其君是惡其民
 何罪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不絕未幾秦亦饑穆公
 又曰晉君其能恤我民乎遣使之晉惠公弗念穆公之施絕
 而弗與穆公不得已有韓原之師相從惠公而西雖然豈敢以
 至即改館饋七牢焉使婦于國及晉再饑穆公以餼之粟惠公
 薨懷公遣師軍于廬柳威靈所加孰不畏之我穆公忘已之畏
 使公子執如晉師天誘其衷退軍于郇文公遂入曲沃朝于武

一字一
句雁行
左國

景濂擬
丘明大
是化工
肖物

宮呂卻畏偏將焚公宮以圖不軌穆公知之乃潛會文公于王
城誘而殺之文公即位來逆夫人嬴氏穆公以晉國大臣未附
俾三千人衛之以歸微我穆公惠文之能有國未可知也則是
我有大勲于晉豈惟諸侯知之皇天后土實與國焉文公彙不
忘我舊德戮力同心以輔王室子帶之亂武王出居于鄭使左
事父來告難使簡師父以告于晉我穆公左執鞭弭右屬橐
韃親帥師屯于河上以遲文公文公恐我分其績也乃辭我師
而下納王于成周殺大叔于隰城而獨受陽樊温原攢茅之田
我穆公不敢言文公自是信宣于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莫不震
疊相率而朝于晉非為秦也文公又以諸侯方睦欲脩舊怨于
鄭穆公畏文公之威不能自寧急出師軍汜南鄭伯恐使燭之
武來言曰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

宋人極
楷葉極
人巧矣
天工矣
即左氏
操觚詎
能遠過

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
焉取之穆公聞其言而想結盟而還文公薨襄公即位穆公有
事于鄭未嘗以一矢犯晉疆場襄公薨棄我穆公以墨衰即戎
敗我于殺殄戮我卒徒係累我王師我穆公亦不唯晉之怨乃
自悔過誓告于羣臣然猶願微靈于惠文以事我襄公襄公不
察我之誠又帥宋陳鄭三國之師取汪及彭衙國中之人怒曰
晉不報德則已乃日事干戈是欲藤薛我也將悉敝賦以待于
郊亦冀晉人遣一介行李之來脩復舊好襄公唯力是恃又伐
我圍祁新城襄公薨穆公亦即位晉人以國家多難欲立長君
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我康公唯穆公之事是做多帥徒
衛以納之晉人遽食前言而立靈公又敗我于令狐自時厥後又取
我少梁又戰我于河曲康公薨共公即位靈公亦悔于厥心欲

出
逼真

其辭直
令人慄
然不可
犯

永成于我又不明言以侵崇惡我。共公惡其詭道弗敢与成。靈公夢景公即位景公不務撫綏秦民又迫我于輔氏景公薨君嗣厥位寡人謂二三大夫曰我兩國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寡人之耻也盍行成乎君亦降心相從會于令狐而盟于河之東西口血未乾又使卻錡乞師于魯欲以伐我且以蔓辭以文致我罪寡人聞之困獸猶鬪况國家君既有意督過矣寡人亦何愛一國士卒不與君周旋左右乎君若惠顧前好唯令狐之盟是申是尋亦惟命銀乃戈矛備乃弓矢俾兩君相見于野亦唯命寡人敢帥西方之諸侯俯仰以聽唯執事其進退



與總督鄭尚書論經畧西北邊事

王錫爵大李士

趙相國
潔陽公
評邊事
可謂折
衝尊俎
之上矣
而銘詞
鑄意俱
當于古
文中求
之

固守之
計若緩
而實當

比歲逆虜亂加嘯聚部黨并合羣類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溪入我蕃秦固原近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正所謂門庭之寇。利禦之者也。今欲設策出奇以寡擊衆則無將深溝固壘堅壁。以守則少兵募將召兵論功給賞則乏財將帥以孤軍屯禦遷延。于外司馬以空文調度猶豫于內天下事僕不知其所終也。各。鎮幸有明公經畧廟廊恃以無恐而僅款之愚願效于幕府。者惟明公採擇之聞之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于自守而胡虜長于野戰今邊卒新創虜勢方劇。若復與之輕戰是投其所長而必勝于敵也。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埃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勢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時加犒享使皆蓄威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

文法縱橫闔曲盡其妙而擊處則又禦虜大計也

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于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羊酒享士皆樂為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待已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盛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足則虜日以匱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弊奔逸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不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是當匱以盛敵竟以逸待勞以堅擣虛以銳禦鈍自錯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敗敵之道也區區之見如此不知于廟謨宸筭及當事諸公訐謨石畫稍有當否不勝為國愧忘其狂慙惟明公採擇之

附與福建趙巡撫論備倭防海 忠伯王家屏 大率士

王相國 荆石公 評

論備 倭之 策一 遺可 謂明 見方 里之 遠矣

戰守 一 字正 是 區區 也

得郵書知海警不寧深可疑慮語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貴備也今閩浙之間流民嘯聚為賊已漸不可收拾各邊夷虜望風窺伺萬一長驅深入以戰則多疲兵以守則多餓殍我不知計之所出也莫若乘此時精器械修戰船擇名將練士兵恤民瘼之糧餉以固我疆圉堅我守備縱使賊至而人自為戰地自為守賊勢困矣雖然與其制之于岸孰若防之于海我師戰海而勝者常十七內戰而敗者常十八其故有四士卒入海效死莫逃一也洪艦巨艦勢易凌賊一也毒藥火器且戰且焚三也賊載水而飲不能開口待肉四也誠能守馬蹟諸山以控揚守大堵諸山以衛越守陳錢諸山以制賊往來之衝夾擊互救三道鼎峙賊不足防矣

張相國
洪陽公

老成
憂國
情見
乎詞

憂國
情見
乎詞

憂國
情見
乎詞

憂國
情見
乎詞

憂國
情見
乎詞

憂國
情見
乎詞

憂國
情見
乎詞

憂國
情見
乎詞

憂國
情見
乎詞

附 與河南吳巡撫論安民弭變 忠伯王家屏 東閣大率

時方多故萬姓爰咨上持議論囂煩終及民之改下實窮愁

局踏略無樂生之心工賈農商多失其業兵灾徭賦率土靡寧

燕雲遼代中原之脊也鼙鼓一聞則三關震動徐梁齊衛天下

之腹也洪波蕩析而四顧無煙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虎狼馮

依而嘯聚相扇浙直閩廣財貨之藪也水旱灾疫在丘墟兼

之宗藩之坐窘無籌中澤之哀鳴尤慘舟車盡救飛輓多艱村

柵既空枷鎖猶逼民已窮而事益不可息癸已極而法竟不可

行餓莩原荒朱殷邊圉蕭條閭里烽火關河武衛陵夷卒伍驕

怨內憂外棘百孔千瘡人事天心種可駭然此有形之變勞

人志士日夜籌畫經畧不遺餘力矣而僕所為側身焦思丞坐

然憂方莫先于民害夫民害者何也歛重而民貧又負墨在位

道者不能

于謀國

切非忠

字

受民一
念可貫
金石賢
宰執固
當如是

恩不下流也。夫民已困窮，若無所賴，而有司不恤，歛之不休。貧者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連者不還，居者縲紲，則必有無辜暴死之屍。此其為國家隱憂，非細故也。夫策勵良有司，恤飢賑寒，以安民心，巡撫之責，故僕敢以迫切之言聞之下執事者。昔者杞人之憂天墜，其見雖迂，或者亦未可盡廢也。

上執政論士習書

隆慶戊辰館試

張一桂

呂相國
豫所公
評
通篇以
振士氣
為主而
為正李
慎名教
尚實行
皆論上
確論執
政者果
能采而
行之士
習庶其
有裨矣

某頓首奏記。相公閣下。某甕牖鄙人也。行能無似。其何所見。聞然一得之愚。敢獻于下執事。唯相公財擇焉。竊聞之。語曰：國家之理亂繫人才。人才之盛衰繫宰相。夫宰相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則凡百司庶府宜皆其所經營而區畫者。然而宰相弗屑也。惟汲汲焉以培養人才。保植善類為第一義。譬之醫和之療疾。惟理其本。橐駝之種樹。必先其根固。所急者大也。愚嘗

所紀述者。何其彬彬盛矣。方今聖天子寤寐賢喆。每與拊髀之思。當事者執策以臨下士。亦時時有匱乏之嘆。及至程能授任。其與奕縮肉。饜詖奧。濞者。率用以取敗。不副委任初意。此其故何也。豈古今人之不相若耶。某

皇明... 獎進振... 援以侶... 士氣是... 此書本... 意

此論今... 日士氣... 不振之... 失

以為士習莫大于獎進振拔而倡其氣故夫散于弱而不振者
今之士習是也試舉一二為相公言之視名位如玄珠守利
晦為上乘迷陽卻曲按步翕肩故示椎魯樸訥以竊長厚名至
于利害臧否之際輒袖手捲舌無所短長日惟競競焉嚙香翕
訕以求躋通顯陞華要而不厭故堅忍近於委靡而委靡者自
以為堅忍謙抑近於卑屈而卑屈者自以為謙抑質直近於粗
鄙而粗鄙者自以為質直簡默近於深刻而深刻者自以為簡
默渾厚近於模稜而模稜者自以為渾厚老成近於無能而無
能者自以為老成其有明目張膽抗既為國家任事則脂膏者
輒目之曰此性氣人也此浮躁人也此不則姍笑之曰此好名生
事人也即亡論益國家与否則顧安所置此身乎往李獻吉有云
程事簿書之夫多而大雅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辨之流揚而先

詞彙... 煒然

引漢宋... 得失以... 明士氣... 當振

憂識遠之士抑毋亦近似之耶夫投明珠於交衢道路之間則憐
然而愕奏英漢于折揚皇華之耳則嗔然而笑何者駭所異也
夫人之情既喜同而駭異而上之所取者復在此而不在彼一
車既顛千輪易轍因循柔懦轉倣成風此豈國家之福耶昔西
京之治溺冠嫚罵其後光禹遵舜之徒循循固位稱頌功德卯
金之柞以王莽斗筭之才攘臂移之而無忌建武崇獎名節遂
致顧厨俊及諸賢愈躋愈奮雖曹操之奸垂涎漢鼎亦逡巡終
身而不敢取宋明道慶曆之間士習委靡甚矣賴韓歐富諸公
奮起而振之遂群賢輩出而人才之盛幾埒前古及元祐紹聖
以後澆淳翼奸善類鋤剗殆盡於是習俗媮媮漸靡踞弛相襲
卒有金元之禍而不可救此其得失之際非素所蓄積然哉我
國家菁莪棫樸之盛固非漢宋可擬而即往事考之則士氣之

詞彙... 煒然... 卷之... 頁... 之口

說到執
政上意
言兼淺

爵位舉
措正是
樞机處

字上
有照
應

所關甚重也。相公際奎宰明良之盛，握陶鈞鼓鑄之權，而有
 主張世道之責。自秉政以來，衆正盈朝，而士之向風者，已蒸
 蒸變矣。然餘習未殄，如某之所云者，尚不終無也。是在相公
 一轉移之間而已矣。所謂在相公者，豈家上而喻之人人而
 誨之，譬之弩則其機也，戶則其樞也。機發樞運，而貫革之巧，闔
 關之勢，原於斯矣。今夫甘苦者，味之相反也。良庖並蓄，以待
 嚙。蒼素者，色之相反也。大匠兼收，以利用人才之不同。奚啻甘苦
 蒼素而相公之調燮元化，黼黻皇猷，則良庖之於味，大匠之
 於色也。爵位舉措，乃厲世磨鈍之一具，而意嚮所在，即習俗因
 之。伏願相公選賢任能之時，寓潛驅默導之術，鑒忍謙抑可用
 也。而英發瑰璋，若與堅忍謙抑反者，亦錄之不棄。不曰此性氣
 人也。質直簡默可用也。而忼慨褻謬，若與質直簡默反者，亦取

此段喻
明正學

此段喻
慎名教

此段喻
尚實行

總結

又設喻
以明上
三事之
要

之不遺，不曰此浮躁人也。老成渾厚，可用也。希明目張膽為
 國家任事者，若與老成渾厚反者，亦汲引之不失。不曰此好生事
 人也。俾天下曉焉。知相公意指之所嚮，而衷誠密善，蘊奇負
 俗，不摧折裁抑，各得以表見其所長。至若雖有離班，不若繩墨
 雖有鳩曠，不若管黍。言有其準者，為易法也。則發明正學，以立
 士習之準。縣藜結絲，以琢而工。杜蕪蘭菹，以紉而佩。言好脩之
 足貴也。則慎名教，以嚴士習之方。玉卮無當，賤於瓦缶。大阿
 不割，莫直鉛刀。言虛價之靡裨也。則行古實行，以覈士習之弊。
 有獎進，以振其氣。于先有三者，以維其趨。於後薰陶，涵育優游。
 漸清如是，而士習不端，人才不盛者，吾不信也。今夫嚴母之育
 妹子也，重閨以衛之。佳禮以飾之下堂，必保傳行，夜必燭。夫是
 以窺踰之隙不生，而貞潔之德以全矣。故準者士之衛也。正學

引喻極佳

者士之保傅也。名檢實行者士之桂檜與燭也。若必輒衛息燭廢保去飾則宋姬虞女終不可期于世矣。語曰養女待字養士待用。某頤相公之留意也。今

應起處宰相任天下之重契周名

國家北挂于胡南繫于越時事孔艱孰非相公之所宜經畫其無崇論宏議效于左右而獨諄諄以是為獻者蓋欲相公為稷契周召急其大者如前所云也。儻不以迂而俯賜聽覽焉則藹藹濟濟行將追配古昔而時事之足慮者皆可不勞而舉也。此治理之要機太平之一會也。某狂瞽激切干冒鈞威無任戰慄墮越之至。

上執政論士習書

隆慶戊辰館試

李維禎

張文忠太岳公評論士習尚同之弊可謂深識歸責執政旨哉言乎但必欲講學此非馳域外之現者所宜有也

某頓首奏記相公閣下世之治亂關乎士習士習之媿惡惟一人率於上而靡然從之寢以成俗則執政是也三代以降歷可睹記執政之臣喜文學則士之博習爾雅者進悅事功則士之才識果毅者進崇節義則士之慷慨磊落者進獎恬退則士之韜歛鎮勅者進起於嘖笑之微而遂以變國家之俗苟以循一時之好而俗之靡也至百餘年不可解當其意所嚮往下之人爭趨焉以求適於用亦足以新耳目而集治功而其習之久而救也則終無裨於世而適足僨事故曰大臣者民之表也不可不慎也

主上臨御以來恭默無事軍國重務悉委二三執政之臣閣下遭時遘會秉慮協謀三載於斯矣亦嘗察今日士習之救而思

有不善之實無不善之名二句是綱領

論今日士習字確句當而行為茫茫落上蘇長有風公

所以亟反之乎。今六卿百司之臣。供職於內。藩臬郡縣之臣。效勞於外。將帥封疆之臣。宣力於四遠。循循然無敢敗度而叛軌者。皆曰非士習之善。何以有此。愚獨以為今日之士習。有不善之實。而無不善之名者。夫其無不善之名也。則上下煦煦焉。幸旦夕之安。而其實之不善也。則其流將極重。而不可反。而國家因受其病。其於今世士。未敢謂盡無賢。然自筮仕以暨今。歷歲餘矣。竊見士之有官守者。蚤夜憂勤。無以然。救過之不暇。至究其所施為。要皆因陋就簡。以濟目前。而未能卓然欲舉祖宗之舊章。盡釐其相沿之弊。而思以圖萬世之安者。有之則以為紛更喜事矣。不論士之可否。不計人之賢愚。彼冒行則此亦曰可行。彼曰可革。則此亦曰可革。彼曰可用。則此不敢以為非。彼曰可斥。則此不敢以為是。佞言觀色。彼此相蒙。務歸於同。而後

指歸在尚同二弊字灼見

原所以尚同之故。始於得執政之意。上書之

已此今日之士習也。故賄賂之門塞矣。而黨與之勢漸成。浮薄之風替矣。而與悞之俗滋章。談道術者。恣口語而喪繩檢。秉國是者。蹈故常而寡獨斷。依違兩端。以為秉公附臆。遂響以為協和。首鼠規避。以為謙讓。曲謹忍默。以為重厚。信一節之偏長。而畧終身之巨行。趨厚朴之俗態。而藏刺忌之深機。若此者。何也。皆尚同之弊也。其所謂有不善之實。而無不善之名者。也。彼見夫任事易於招怨。獨見易於叢謗。而惟尚同則可以取名。而干進則不得不姑取其似者。而文飾之。以求同於俗。而適已之便。至於國事之成敗。利鈍非所計矣。故雖號為賢者。亦往往委曲遷就。以求容其身。彼其初執政之臣。思以移風易俗。議論行事。求準於一士。以翕然歸之。而不知其積習之久。大弊極壞。遂至有如前所云者。昔者晏子論梁丘據於齊。公曰。夫據同也。非和也。

此下歸
重執政
責以轉
移士習
之功

此歸到
問學上
是士習
之原

同之不可也。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誰能聽之？夫齊國之士，惟據同耳。晏子猶且憂之，而况今天下士習皆相率而尚同，則豈不可為深憂哉？雖然，閣下欲挽而歸之，正亦無難者。國事之從違，人才之進退，權在閣下。閣下之喜怒，衆人所毀譽也。方於色而環之者，如堵矣。方出於聲而應之者，如響矣。閣下覽古今之故端，風化之原，舉事必折其中，而異同之嫌不計。用人必求其當，而愛憎之言不行。特立獨行者，雖隱必錄。雷同附和者，雖顯必黜。則庶乎士氣可奮，而澆漓之習不至於極重。而不可反，不然，恐他日國家之病無已時也。某又聞之士，惟信道篤，而自知名，方能不移於俗。舍是則未有不為俗所移者。其原蓋在於問學。則其中確然有定見，故能中立不倚，而不必已之同於人，亦能虚心受善，而不求人同於己。習俗之善皆

謂今之
講學為
尚同切
中時病

求實學
不禁講
李最是
然李在
六經四
子只頌
力行謂
何耳講
李之禁

從此出。而論者復倡為禁止講學之說，亦過矣。今之所謂講學，即其之所謂尚同者也。執政之臣以講學帥天下，不問真偽，不察行實，惟其同於己者而用之，於是天下士徇講學之名而亡其實。虛談以求進，群居而內交，此非士之罪也。帥之者之失也。非帥講學者之失也。使士同歸於講學，而不責實學者之過也。閣下於此辨其真偽，察其行實，而黜陟因之，則士皆崇理學之實，而不徇講學之名。今之士習，又豈至於雷同附和如某所云者哉？而懲創太過，槩然欲禁絕之，使天下謂學不可以講，世固未有不學而士習可正者也。欲正今之士習，莫如除講學之禁。欲今士之知學，莫如嚴名實之辨。語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彼既業談道德矣，因其勢而導之，核其實而用之，其適道也不益易乎？如其因噎而

皇明御製續編卷之十書類
雖不除亦可也
不尚同
是一篇
閱鍵

廢食。因削而廢履。因盜跖之分均出後而廢仁義。則天下之士皆自以為能實行。皆自以為不必講學。其習必至於尚同而後已。是閣下所宜深憂也。某竊見閣下庸心於當世之故而又能受盡言。故敢以此進。幸恕其狂而賜教焉。

中閣師
聖泉公

擬魯兩生與叔孫通書

發未閣
試第三
伯衡徐應聘
檢討

評
浸淫
百家
倒囊
而出
奇才
也

絢爛
辨博

稷嗣君足下。於今漢業甫定。朝儀未起。天子厭之。足下聞而慨然。與諸弟子議制作。迺猶未敢自信也。不以僕之不肖而辱命焉。然僕不佞不能奉承明命。墮泥古之心。有負足下之義。夫因陋就簡者。難與道不朽之大業。希世苟合者。不足與論古人之事功。語曰。識禮樂之文者。能述。達禮樂之情者。能作。足下何言之易也。且以禮樂也者。為何物哉。玉帛鐘鼓。僮僕登降。為且文乎。將和敬流聲。動天地。感鬼神乎。尊君抑臣。猶束濕乎。雍容容熙以洽乎。將必世後仁乎。抑旦暮收效乎。苟以寒厚望。稱明旨乎。足下習秦掌故甚熟。豈亦痛漢廷之無禮。而欲采秦儀雜就之也。洵然諸弟子足辨矣。何有於僕。魯之賤儒。據經守古。異乎足下所聞。夫五帝以選選。遊哉靡得而鏡矣。魯故周公之遺

論語
卷之二
子罕篇
論語

墟也。請借周為喻。周自后稷。洎於文考。世載其聖。豈不隆哉。武王既受命。歸馬放牛。弓矢棄周。公且以此時興禮樂矣。猶若曰。殷頑弗格。方內尚。暨二也。及仲子既成。而後徐議之。何其難哉。以為不如是。不足以明天道。治人情。參往古。示來今。誠重之也。足下自料。孰與周公。大漢受命。孰與武王。秦之惡。浮於紂。天子起布衣。間關百戰。倏擾於群雄之手。而後取之。非有先世之藉。倒戈之順。一戎衣之逸。今天下死者未葬。瘡痍者未起。瞿然。鯁然。然。弔。宛。問。孤。與。民。休。息。之。不。暇。而。暇。議。禮。樂。哉。僕。不。忍。為。足下所為。僕聞之。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興。成周是也。非偶。因時事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故有欲談恭敬。和樂於枕戈席羽之時。則諄笑求雍。突攝。遜於戰爭角擗之夫。則左。蹇。何也。仁義不修。而順逆之勢。思共也。足下果欲以秦儀。襟乎。夫堂廉級。

論語
卷之二
子罕篇
論語

陞尊嚴若神。而上下絕。越者。真秦之禮也。繫甕叩缶。彈箏拊鼓。而歌呼快耳者。真秦之樂也。足下欲為此。非難。然而非古也。敢布腹心。惟足下命之。若曰。舍所學而從我。則吾豈敢。

二月廿五日

中興心計是下命之共曰今言而學而於外則言其類
而猶於其耳其真泰之樂也其不於此非撰然西非古也類
初尊其狀而上下然其真泰之類也其不於此非撰然西非古也類

擬魯兩生答叔孫通書 萬曆癸未閣試 奎恒楊元祥 檢討

周官師 敬菴公 世人 割裂 古語 緣飾 蔽帝 辟則 柔鑄 孫耳 如子 此書 宛然 當日 兩生 語且 古文 種文 的絕 稱是 沸天 綱墜 而不 振地 維頹 而不 夷及 武王 克商 永清 黎庶 當是

昔漢高帝光宅宮內草創制度拜叔孫為太常召魯諸生共議
有兩生者貽書以辭焉前史畧而弗備擬為書以答之其詞曰
當今主上毓養中和休息億兆復欲畫一典制炳煥皇道雖足
下攀鱗附翼依光日月以贊揚休美凡在丘壑皆翹首拭目想
觀厥成甚壯猷也如僕不類亦拜辱弓旌之招意者謂僕孔邇
鄙魯沐浴詩書凡舊章軼制亦間有所覩記乎顧僕素心所自
盟許者久矣竊恐左右不察先王之制禮之意又不白僕所以不
敢聞命之故請以書書僕聞先王之道隨時以創法故法立
而時互之緣情以制禮故禮成而人安之苟可以垂終古不計
旦夕苟可以協輿情不急功利當商辛之季三正改弦九有鼎
沸天綱墜而不振地維頹而不夷及武王克商永清黎庶當是

高周
間法
物

昔姬名在前畢散侍後凡創制立法彰軌辨物武王豈有遜焉
 乃六官所載二戴所陳監彼夏殷炳蔚後禩者皆嗣王所脩也
 何者湯火初甦天方厭禩馬牛甫息民未即安當此動勦輻輳
 而欲更數易色依詠諧聲譬之衣章甫而適越見者駭矣夫秦
 皇肆電經密秋荼桎梏若林囹圄若市炮烙之慘不是稔也揭
 木一呼逢躡逐鹿兵連五載血被川原牧野之陳不是久也王
 上奮跡亭長身提三尺非有岐邠之基諸公發軔推埋驪首雲
 路非有旦奭畢散之畧也以武王之聖馭命世之才當易造之
 會乃世變風移需之三紀今戎鋌未洗瘡痍未蘇足下師心自
 用而欲脩明禮樂于草創之世不亦過乎且夫仁者不徇世以
 虧名也智者不阿時以失身也且足下佩服章縫誦法洙泗之
 小舊矣一日雖蔬脫僑游揚諸王公大人以冀一遇之秦不可

跨穹
之懸
臨萬
之絕
冥

昔人謂
柱詩無
一字無
來歷予
于此文
云

則東投楚之楚不可則西歸漢苟徒觀觀圭爵為親戚交遊光
 寵則亦可矣若使竑論禮樂偕擬制度復廣招巖穴之士而欲
 其俛首屈膝以委蛇投世主之所好不已難乎語曰疏屬之拘
 不可解也屈轂之匏不可破也僕雖不佞竊奉教于君子矣寧
 山居野處鷄衣穀食鹿豕之與居鴻鵠之與棲耳安能竊升斗
 伏糲糲效轅下駒乎寧飛仁揚義衷忠抱信皇唐之是探而周
 孔之是佩耳安能效其瑣瑣之愚而緣致世之儀文乎明足下
 不以己好奪人之節又明僕二人者不馳逐足下以苟速其功
 則不勝上願若必欲奉承主上休美昭宣大理則請別求天下
 博士大夫共議僕等將拂衣納履以蹈東海所不敢奉命其謹
 白

周館師

許敬

繼權

馳騁

了不

遺恨

皆如

人所

欲言

者

擬魯兩生答叔孫通書

汝光鄒德溥編脩

子長子
雲盡在
毫端

蓋聞之賢者不阿世以徼利智者不隨時而就功今公希世
 務以成一時之名非賢也因陋就簡欲以立累世之功非智也
 夫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見小者不可以謀大願公之詳計而無
 為世所笑也夫上起泗上亭長持三尺劍定天下已乃厭馬上
 之習令徵魯諸生與公共起朝儀竊以為不可請得誦言而無
 諱可乎夫王者章化軌物必制禮樂禮樂所由起非一日之積
 也昔者周自后稷始基靜民至于文克成之武克安之然後天
 下大定禮樂乃作夫以德若彼歷世若此蓋興創大業若斯之
 難也今上由布衣而登皇極非有鎬京豐邑之貽諸公躡僑擔
 登以從又非若夷夔之佐也而欲流唐漂虞條殷蕩周垂一代
 之上儀為後世子孫法程能之乎此其不可者一也傳曰治定

有感慨
有關係

功成禮樂乃興蓋治古之世民人安樂莫不沐浴至德稟仰太
和然後制五禮作六樂声名以紀之文物以發之所以述宣政
教而飾其性也今天下甫定新去湯火骸骨未掩呻吟之聲未
絕也方將拊循其飢寒而解其疾苦救歿扶傷之不暇而暇治
禮樂乎哉此其不可者二也夫禮樂之道與世污隆尚矣化隆
者閱博洽淺者褊狹自古及今未有不如此者也今公拘牽曲
學闇于大較猥云隨時而制禮依人而作則欲采古禮與秦儀
襍就之此非所以為訓也夫禮不稟于先王猶之糝稊也用糝
稊以為祀不如其已也此其不可者三也始公事秦專事面諛
以重主之不德已而之薛從項王項王敗于彭城則歸漢今又
迎合上意遂寬然有起禮樂之心夫乘時遵主以昭明一代之
典章士之所樂從也委蛇變通舍所學而徇上之好義之所不
敢出也公所為不義吾不忍為公所為公行矣毋干我為也

令叔孫
通覽此
如孔當
如聚醴

與友人論文書

萬曆己丑周望

周望陶望齡編脩

王閣師
荆石公

僕也。嘗非能為文也。與之言文。猶未曾學操筆而徒議八體。雖

昔歐陽
永叔善

然請以所聞與足下試揚榘之僕聞之曰。發言為詩者詠所志

介甫之
文而病

也。登高能賦者頌所見也。故詩人之賦外見而傳諸情。文人之

其摹古
令子固

作內見而闡諸理。由此言之。文生于見已。詞乃次之耳。夫文以

語之曰
學古文

足言實猶言也。今人有身歷之目見之而言者。有徒傳聽而言

正不必
似之今

者。有意揣想決曰。是將然而遂強言者。生燕而言燕。長楚而言

世坐此
甬周望

楚。無待于飾其猶善也。傳說者直之則漏飾之則溢。如盲者之

謂論可
之藥

說日月彼殆聲化焉。况于意揣想決從事實之間者哉。夫妄

妄知道者未始一眩焉。故孔子之所謂詞達言有畜也。如水澄
渟淵滙。決然其欲溢也。導之而泓然。爾縱之而潏然。爾涸其

不貴組
綴藻繡
淨文章
家正脉

持論甚
正非若
修才自
誦高談
秦漢者

異乃所
以爲同
旨哉斯
言得文
之訣矣

名詠
理諧

源枯其實而又奚達焉凡文之組織藻繡矜飾乎外者皆其中
之無有者也凡文有優劣而無古今非文之無古今而其作者
不可無古今耳善古者不必尊古而善尊古者不必卑今桓譚
謂揚子雲書過老聃而柳宗元又以韓退之曠蕩自恣揚子所
不及雖推獎已甚然寔有所契非苟相訐已也如三子者其見
精粗似少懸隔如以詞雖雁行可已僕雅昧無知識溺流俗所
聞每見漢以後書輒閉目不欲看後稍知其非就閱之深自悔
恨乃知秦篇漢製不乏于後獨今所謂學秦漢者反刺繆耳前
代韓柳以降諸名家皆務去之者也而合焉不為西京則已為
西京未有善于諸家者也工師引繩墨度材考室堂寢奕然何
必據虎祁而始稱宮掖其藩關其廬何在干戶牖之殊構也然
不特唐宋之作異于秦漢即秦漢之異于秦漢各發于竅而無

襲乎吻異也而乃所以同故一紀載也而在氏簡嚴國策宏奧太
史公加肆焉一封事也而整策雄奇若晁賈董江都劉中壘加
粹焉江淹有言玄黃金碧六合其美並善而已古今盡然何惑
于後世哉必相摹而後為文是典謨以後商周不得稱渾噩又
何論秦漢邪今世學者不勝負矣終身守數十百字便為古博
不惟神氣意也去之愈遠而裒集累牘以一篇作述如林僅
出一手更自推第動云西京建安以還湔洗欲盡雖盛世多林
乎司馬子長之儔未宜若斯之衆也夫漢儒治經術議者謂
經亡于漢今後世謂明多文士而西京之策壞于明僕甚憂之
足下何以喻哉

皇明... 卷之十書類

六十五

王閣公師
荆石
評

文章看
家六
通四
關了
無此
子障
礙故
是宗
門悟
後境

與友人論文書
萬曆己丑閣試
弱疾焦法
脩摺

竊謂君子之學
於中者此豈待
索之外哉吾取
其瞭然者而抒
之文從生焉故
性含其實也而
文特以文之而
已唯文以文之
則意不能無首
尾語不能無呼
應格不能無結
構者詞與法也
而不能離實以
為詞與法也六
經四子無論已
即莊老申韓管
晏之書豈至如
後世之空言哉
莊老之於道申
韓管晏之于事
功皆心之所契
身之所履無絲
粟之疑而為言
也如倒囊出物
借書于手而天
下之至文在焉
以其實勝也漢
世崩通隋何
屬生陸賈游說
之文也而宗戰
國晁錯賈誼經
濟之文也而宗
申韓管晏司馬
相如東方朔吾
丘壽王譎諫之
文也而宗楚詞
董仲舒匡衡楊
雄劉向說理之
文也而宗六經
司馬遷班固荀

評漢唐
宋文一
中竅

精思妙
旨非深
于文者
不能道

悅○紀○載○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詞○與○法○可○謂○盛○矣○而○華○實○相○
副○猶○為○近○古○至○于○今○稱○焉○唐○之○文○實○不○勝○法○宋○之○文○法○不○勝○詞○
蓋○去○古○遠○矣○而○總○之○實○未○滿○盡○也○近○世○之○文○吾○不○知○之○矣○彼○其○
所○有○者○道○邪○德○邪○事○功○邪○名○邪○其○實○而○欲○妄○為○之○詞○身○居○一○室○而○
指○頭○環○海○之○晉○家○益○屢○空○而○侈○談○崇○高○之○饗○非○徒○實○不○中○竅○乃○
其○中○疑○似○影○響○方○不○自○快○又○安○能○瞭○然○于○口○與○手○乎○夫○詞○非○文○
之○急○也○而○古○之○詞○又○不○以○相○襲○為○美○書○不○借○采○于○易○詩○非○假○途○
于○春○秋○也○至○于○馬○班○韓○柳○類○不○能○無○祖○述○者○顧○如○花○在○蜜○葉○在○
酒○始○也○不○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脫○去○陳○骸○自○標○靈○采○實○者○虛○
之○宛○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蓋○光○弼○入○子○儀○之○軍○而○旌○旗○壁○壘○
皆○為○變○色○斯○不○善○法○古○者○哉○近○世○不○求○其○先○于○文○者○而○獨○詞○之○
知○乃○曰○以○古○之○詞○屬○今○之○事○此○為○古○文○云○耳○韓○子○不○云○乎○惟○古○

論今日
文弊有
味乎其
言之也

于○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古○以○為○賊○今○以○為○程○故○
類○取○殘○膏○剩○馥○以○相○鱗○次○天○吳○紫○鳳○顛○倒○禪○榻○而○以○炫○盲○者○
觀○可○不○可○也○蘇○子○云○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
雜○而○紐○之○則○絳○繒○之○不○若○今○之○敝○何○以○異○此○夫○一○二○陋○者○為○之○
不○足○怪○也○乃○率○羣○盲○以○趨○之○謬○種○流○傳○寔○以○成○習○至○有○作○者○當○
于○前○反○忽○視○而○不○顧○斯○可○怪○矣○學○古○者○知○有○道○而○已○道○之○能○致○
文○不○文○皆○無○意○也○而○况○苟○焉○以○冀○人○之○知○乎○僕○雅○不○能○文○又○力○
薄○途○遠○方○圖○其○末○之○不○暇○而○奚○冀○于○此○輒○因○執○事○之○論○一○發○其○
狂○言○惟○有○以○教○之○幸○甚○

莊太史
冲虛公
評

談叢
散學海
流濤
如弱
疾者
吾當
与天
推之

附 范座師請啓

弱疾焦竑狀元脩撰

伏以文苑持衡夙仰人倫之鑒賢書奏士幸歸師匠之模自知
 報稱之難人歎遭逢之盛樽俎載脩於燕喜涓塵仰瀆子鴻慈
 恭惟門下天真朗徹地望尚華體大雅以成文蹈中庸之為
 德毓兩川之秀共推相如楊子雲之善鳴志三代之英行與閱
 天散宜生而爭烈蓋蒼生待為霖雨而學者仰如泰山爰輟朝
 聯付之文柄以專門易學而旁抽䟽通知遠之書以絡并儒英
 而縱覽南北東西之士璠璣博采非但為一時宗廟之輝杞梓
 兼收固欲作異日棟梁之用遂致溝中之斷咸為席上之珍鵬
 搏冥海之風九萬餘里士占瀛州之數一十八人愧糠粃之在
 前喜葑菲之無下此上臣事主不以已而以人乃志士酬知在
 立功而立德莫祇承於大誨敢預秩乎初筵敬詠月日候爽氣

描情寫景可謂金石其色而傳之響

於層霄置清觴於別院鳳城西啟雲屢起而帶山虎座南臨風
時來而度水間閑巧轉覺林鳥之能言荏苒盈條觀海樞之弄
色一曲寫無邊之恩紀千鍾沉不盡之情瀾所望儼然不辭賁
止豈獨解顏引坐得分雙燭之餘光抑亦問字質疑共閱八甄
之過影其為榮幸莫既敷宣

吳太史曙谷公評

寥寥數語多少烟波

附同館前輩請啓

弱疾集茲 狀元脩撰

伏○以○此○門○視○艸○聲○光○久○挹○於○後○塵○東○觀○濫○竽○步○武○幸○追○乎○先○達○
奠○睇○瞻○乎○矩○範○敢○恭○迓○於○輜○軒○恭○唯○
門○下○清○規○照○世○大○雅○不○群○氣○儲○十○岳○之○菁○華○學○冠○九○流○之○津○涉○
俯○慚○末○學○六○側○英○遊○短○翮○朋○詖○附○翼○層○霄○之○上○祥○金○可○鑄○置○身○
大○冶○之○旁○望○履○非○遙○傾○心○自○切○誣○孟○夏○之○九○日○集○上○國○之○群○仙○
爰○從○客○鄉○子○墨○之○餘○請○備○太○史○馬○牛○之○走○伏○望○共○酌○賢○人○之○酒○
來○停○長○者○之○車○雖○拂○柳○色○而○賦○龍○池○自○愧○空○空○之○學○願○隨○佩○聲○
而○歸○鳳○沼○願○觀○濟○濟○之○風○某○不○任○顯○望○之○至○

神淵 珠言 吾堂 推素 也

才學異於... 皇明節義續集卷之十書狀

附請申閣師啓

焦太史 許 神淵 珠言 吾堂 推素 也

伏以鰲極高擎八表之清寧永賴龍門宏啟四科之陶鑄方新...

昭素黃輝編修

皇明節義續集卷之十書狀

新詞
妍韻

胡委矚頃增鎔理之華伯樂解頤
葱桃李動清陰雲接冠纓鬱鬱藻蘋
生彩色片語儼臨乎著蔡
有儀式賁乎橋衡永戴鴻私佇觀燕喜





